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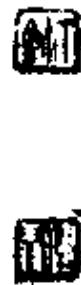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九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園府頃記 朱揆初撰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丁翼題耑



府

璫

西

徐序

自司馬遷作史，將貨殖游俠，並為列傳，於是二十四史中，有傳記之文，本紀世家列傳，皆分敍事蹟與家世。縱觀歷代此類文字，汗牛充棟，而僅以財政金融界服官者，為體材之紀敍，則未多見。傳記之足取者，在於能描述個人之顯著事功，及良好政風，事固弗論大小，皆可供讀者之領會，甚或供從政者之取法，亦不無有關吏治之整飭，世道之維繫。朱君揆初服務銀行界將卅載，其業餘平居，頗留意於財政金融人物事蹟，並擇其顯著者，就其平素行誼寫為小記。關於金融界人士者，編為圓海紀聞。而有關財政界者，則列為圓府瑣記。迨為民國肇建以還，曾掌度支者之鳥瞰，而此種記述，亦可謂別創一格。邇者朱君將已刊出之瑣記，蒐集若干篇，先以付梓，請序於余。且以此篇印行後，尚有續集再刊，將來在圓府中，留作掌故，當能有裨於從業者，因抒數言以為之序。

民國四十四年雙十節徐柏圓序

徐

序

目錄

俞揆德望	一	贊侯淡泊	二
達銓忠盡	四	鑑泉權威	三
任公經綸	六	公孟受捆	二三
蒸蓀財神	八	子虞官迷	二十四
緝之崇儉	一〇	岱杉善博	二十五
鳳凰育幼	一一	韶覺兩棲	二六
新之感暮	一三	伯初能學	二七
霖甫風華	一五	佩璋機智	二八
詠霓峻嚴	一六	棣華瘁國	二九
鈞任受屈	一七	秉坊縛綬	五一
瑾功良輔	一八	汾琳濟美	三三
青選忠謹	一九	靜波智業	三四

子文賦凶	三五	石父好龍	五三
果為宏才	三六	漱六苔位	五三
綿仲精饌	三八	津門澤蕙	五四
佩歲清節	三九	伯棠雅望	五五
可亭悠遊	四〇	芳浦多方	五六
翊羣飛騰	四一	任蕊好古	五七
耆卿興通	四二	耀東精鑒	五八
腴廬特邱	四四	範五度支	五九
德霖居積	四五	需奇老吏	六〇
航琛建樹	四六	鶴青數奇	六一
心彬競秀	四七	曙岑顯能	六二
寶麟建功	四八	江夏名實	六三
永江傳世	四九	平湖有金	六四
德溥治績	五一	合肥龔仙	六五

小松忠徐	六六	翼青恃寵	八六
譽虎沉汨	六七	倜君發軔	八七
劍秋老練	六九	長洲茗尉	八八
作民自鬱	七〇	榮厚灼見	八九
步唐養廉	七二	曾雲映梅	九〇
聽濤沉海	七四	虞山三秘	九一
蓀園藏珍	七五	餘姚二謝	九二
子良苦俊	七六	京口一雁	九三
介執豪闊	七七	棠社兩老	九四
宣遠致重	七八	芝珠兩美	九五
卓新平庸	七九	寶山一舟	九六
雍能著猷	八〇	鹽署二雋	九七
佩恆篤學	八二	兩浙雙贍	九八
駒素馳聘	八四	湖中三俊	九九

目錄

四

蕭家兩難	一〇〇	潤田罪過	一一四
董家二俊	一〇一	譽航謫酷	一一五
苗疆拔秀	一〇二	漢櫟尸位	一一六
李陳同擢	一〇三	公敢不修	一一七
史陳並顯	一〇四	彥青受嬖	一一八
孟繁自驥	一〇五	袁氏子婿	一二〇
錫楊寧夏	一〇六	編後再記	一二一
湘荷蛻過	一〇七		
澤溥倖進	一〇八		
冀羽潯元	一〇九		
鴻昭藏嬌	一一〇		
叔達奢侈	一一一		
恩源捧角	一一二		
叔魯荒佚	一一三		

俞 摩 德 望

民國四十餘年來，入閣攝揆者，不知凡幾。但是以新聞記者出身，為理財名家，而任行政院長者，惟新會俞鴻鈞一人，可稱空前僅有。余前紀民國以來之國府人物，在十五年以前，當數熊（希齡）陳（錦濤）周（自齊）李（思浩），但不及後來之輝煌。北伐成功以後，允推古（應芬）宋（子文）孔（祥熙）俞（鴻鈞），其中雖均各有千秋，但是始終為國家保存金融命脈，而擇持艱苦局面，厥惟俞氏。俞氏在國府事蹟極多，容當專記，茲簡述其成功與德望，俾使世人知其出當大任，蓋有所自來，並非偶然。俞氏早歲卒業聖約翰大學，一度曾任新聞記者，生平在未仕以前，出國不過月餘，但其英文根底之深，為許多留學者所瞠乎其後。為人儒雅雍容，沉潛篤信，氣度凜凜，故在政海中，無論誰與不識，交稱曰賢。某次與周雅能同舟經過香港，時周與俞，並不相識，即於舟中訂交。周購有香港跑馬票，因不在港登岸，逕往日本。乃懇俞代為討獎，如有所中，托為代取，俞於對獎後，領取港幣數萬，悉數代為匯日，其交友不苟如此。迨服務於上海市政府，初任秘書，因其才華選眾，為市長張羣、吳鐵城所賞識。吳倚畀尤殷，擢為秘書長，專任對付領事團方面之責，尤其與日人壇坫交接，不卑不亢，站定立場，為其發軔之基。時胡孟嘉任交通銀行總經理，與俞數度接觸，在一二

八戰役滬商安定上海金融，歸告先君，曰此為未來了不起的人物，早已鑑定。

俞氏在一二八之戰，佐吳鐵城力抗強暴。在戰爭期間，安撫地方，於停戰後，擒獲傷殘，間間不驚，是為成功的源來。從此青雲直上，歷任財政金融要職，一切崇法務實，對抗戰財政擘劃，貢獻既多，厥功甚偉。當勝利來臨，政府還都，其時央行庫存美金達九億之多，而OK聲名，亦傳遍於國際間，成為中國唯一理財聖手。總統對俞氏之倚畀，自廬山會議抗戰大計始。其時凡是關於討論財經問題，俞必參預末席。某次會議，因時間稍長，與會者略有倦容，一部份有相半離座，獨俞正襟危坐，態度安詳。總統在當時即訓告同座，大家應以俞同志為法。其後在渝，翊贊中樞，處理財政，則為人誠懇，辦事細心，平易和氣，風度自然。其服務精神，總統特別以「公正嚴明，謙誠勤謹」贊揚之。

當戰後翁文灝組閣，頒布發行金圓券。及撤至廣州，由李宗仁代理時，忽改發銀元券。當時無人敢議可否，惟俞氏獨持異議，大不謂然。因其時未握財政之權，無法阻遏，事後人皆服其卓見。大陸完全陷入鐵幕，一切淪落於匪共，政府搬退來臺，俞氏於卅七年即駐臺鎮守，策劃搶運金銀，力排萬難，卒告成功。為政府救出大量黃金，約有一百六七十萬兩，計值美金六千餘萬元。中央援助臺灣黃金，充發行準備八十萬兩，而新臺幣政策，遂得成就。執行其事，固知為嚴靜波家淦，然無俞氏之運籌，保存命脈，亦有巧婦無能為炊之感。吾人自三十八年

俞 摩 德 望

民國四十餘年來，入閣攝揆者，不知凡幾。但是以新聞記者出身，為理財名家，而任行政院長者，惟新會俞鴻鈞一人，可稱空前僅有。余前紀民國以來之國府人物，在十五年以前，當數熊（希齡）陳（錦濤）周（自齊）李（思浩），但不及後來之輝煌。北伐成功以後，允推古（應芬）宋（子文）孔（祥熙）俞（鴻鈞），其中雖均各有千秋，但是始終為國家保存金融命脈，而擇持艱苦局面，厥惟俞氏。俞氏在國府事蹟極多，容當專記，茲簡述其成功與德望，俾使世人知其出當大任，蓋有所自來，並非偶然。俞氏早歲卒業聖約翰大學，一度曾任新聞記者，生平在未仕以前，出國不過月餘，但其英文根底之深，為許多留學者所瞠乎其後。為人儒雅雍容，沉潛篤信，氣度凜凜，故在政海中，無論誰與不識，交稱曰賢。某次與周雅能同舟經過香港，時周與俞，並不相識，即於舟中訂交。周購有香港跑馬票，因不在港登岸，逕往日本。乃懇俞代為討獎，如有所中，托為代取，俞於對獎後，領取港幣數萬，悉數代為匯日，其交友不苟如此。迨服務於上海市政府，初任秘書，因其才華選眾，為市長張羣、吳鐵城所賞識。吳倚畀尤殷，擢為秘書長，專任對付領事團方面之責，尤其與日人壇坫交接，不卑不亢，站定立場，為其發軔之基。時胡孟嘉任交通銀行總經理，與俞數度接觸，在一二

達銓忠盡

民國財政史，有一位奇特的人物，是四川華陽吳鼎昌達銓。吳君一生在黨國中，身歷財政金融，以至封疆重寄，翊贊中樞，始終忠盡不怠，實為罕見。吳儻卒業於日本高等商業學校，清末返國，即任江西大清銀行經理，頗有幹聲。民國肇建，改充天津造幣廠監督，以鼓鑄銀幣有成績，項城袁氏特派兼政事堂參議。其時即着手創辦鹽業銀行，後來為北四行之中堅。民七，黎氏復位，由周自齊充財長，辟吳為財政次長以佐庶政。吳目光遠大，以從政餘暇，投資接辦天津大公報，後來為黨宣傳，盡極大之努力，有功北伐。吳在財次任內，因阻止增撥皖系擴軍之鉅款，曾被逮清遣革段芝貴在東總布胡同孫寶琦家席次，為爭餉糈，當衆搥頭，遂萌退志，自行請辭。民八，被選充南北和議代表，終以北方軍閥阻力，未告成功。從該脫離政海，注力銀行及報紙，陰為國府盡職。及南都開治，凡募債籌餉，無不役力。民十九，始被任為考察日本實業團總代表，東渡報聘，謀以消除中日隔閡，無如日本軍閥，時正囂張，亦無成就。抗戰軍興，政府西遷，吳受今總統命，佐參國家大計，為智囊人物之一。民卅一，特任為貴州省府主席，以寬大待民，而厲行禁煙，並盡量建設，一時普遍交譽。至於如何治黔，吳著有花谿隨筆，記之甚詳。惟抗戰末期，因誤信幕僚之議，重燃邊境雜軍，致有叛

離份子導引日寇，造成瘋魔內侵黔桂，震動陪都，乃自請議處而獲辭。勝利後，再任國府文官長，力主剿共，未獲如願。迨共匪南竄，匪黨王芸生曾其靠攏，大為憤慨，宣布脫離大公報走港。四十年病歿香港，臨終猶念念不忘於國事，可稱完人。以銀行業人物，而能有如此之輝煌事績，也惟吳君一人，始終忠蓋於國家，堪以入循吏傳矣。

任公經綸

新會梁任公啓超，文章學識，是清末民初第一流。風神超越，骨格靈秀，為五十年來一奇特人物，是文化界人所公認不容諱言。他在戊戌政變，因其時為萬木草堂弟子，與南海康有為亦步亦趨，同為保皇維新的中堅份子。但後來亡命日本，獲識國父孫中山先生後，所以師生的志趣大異，因此在民國，也有不朽的功績。可是一般民眾，決計不知任公尚有財政的經綸，茲述以告世人。當民二孫寶琦代閻時，任公曾任幣制局總裁，由徐恩元副之。民六，段祺瑞討平張勳之亂後，河間繼位，特派任公為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不過因國庫匱乏，以致無法施展其經濟策略，未及一年，退而著述講學，以至殂歿。綜其生平功績，當以討袁伐張兩事，均為再造共和，確是最大。在袁謀稱帝之時，料知任公文章，必可左右國人的視聽。曾托人以十萬元送至天津與梁，求其不再發表關於帝制之言論而已，猶不敢強其就範，任公佯允而拒禮。迨袁將登極之前週，天津大公報忽有「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洋洋灑灑，幾近萬言，揭載篇首。其中痛斥國體已經人民公認共和政治，是任何人所不能變更。並誠袁勿以戊戌手段，再來謀篡，氣充詞沛，辭正義嚴。此論刊出之日，感動人心，大公報銷售一罄，館無存報。籌安諸醜以報示袁，項城見之大怒，即遣使至津，謀以殺梁。不意任公先一日東

渡赴日，嗣卽燒滻南下，匿爐鍋間，僞充煤夫而免，蓋亦險矣。至於馬廠誓師，亦任公幾番陳詞而發。當張遂在京發動復辟，訊傳至津，衆意屬望於合肥段氏。而段顧慮可用之兵，僅馬廠李長泰一師，意猶未決。任公偕湯化龍謁段，堅決以討袁前例為喻，當時可用之兵，亦僅川滇兩部，而松波卒告成功。段始准定視師，商由魯督田中玉監視徐州定武軍動靜，義旗北指，未及一週迅速殲滅。該兩事均有關國統，不易為之。任公均參與其役，特附紀以告讀者。

燕 蘇 財 神

三水梁士詒，字燕蓀，為廣東富家之裔。清末，殿試列三甲而成進士。宣統末季，曾官至郵傳部侍郎，是為後來組織交通系的淵源。因其在交通界歷史不淺，故擁有龍（建章）麟（關慶麟）鳳（任鳳苞）虎（葉玉虎）四將，得被推為魁首。當光緒晚年，閩侯陳玉蒼（璧）任郵傳部尚書時，造成此一批人物，梁氏實為門下得意士也。民國後，得項城袁氏之寵信，轉入財政界，民二，即任財政次長，且經代理部務，遂在財政圈內，又立下了基礎。民三，任稅務督辦，迎合袁氏心理，勸進謀篡，經辦籌安大典，名雖未在六君子之列，但纂後策劃，洪憲偽朝的政費，皆梁氏運謀決策，有正式拜度支掌印之勢。民六，屢辦帝制禍首，始被通緝遠颺。東海徐菊人主中樞，梁氏運其靈活手腕，卒獲特赦，並榮任國會參議院議長，聲威再恢。又以熟悉內債經緯，復兼內國公債局總理。民十二，以時會所趨，議會所擁，奉命組閣，任國務總理。於是甘石橋畔官邸，車水馬龍，每有宴會，必在梁家，集官商（銀行）於一爐，儼然為舊京政治重心之所在。及馮倒戈，直系摧枯。由段張提議，召開善後會議，梁得膺財政善後會委員長，不久，改任交通銀行總理。政府南遷，始辭職隱居。民國十五年前，梁氏之聲威，在財政交通兩界，始終不墮。聞後以姬妾不睦，爭產常鬧，梁以氣忿得隔食症而

殞。梁豪於財，當其在京中政治上煊赫時代，揮金不吝，人皆尊之曰梁財神，名聞南北。而其交通系以控制不整，故有新舊之分，新派以曹汝霖為魁，與舊派貌合神離，尤其多媚日份子，至後來趙家樓學生毆曹，方暴露其事。始終與梁相隨不忒者，惟葉恭綽玉虎而已。

緝之崇儉

建國以來，財政界人物，就以總長部長而論，不下數十。歷任財政的首長，皆是氣派非常豪闊，因財長官邸的開支，自民初迄今，均可由總務廳或總務司供應，無待部座之解囊，此在清宣統末年漸成定例，故民初各部均無汽車，惟財部必有，而部座生活亦極舒泰。獨周學熙之崇儉，為財政首長中所僅見。周字輝之，安徽建德人。清末舉人出身，為前兩江總督周馥之第四子。在光宣間，已任直隸鹽運使，北洋工藝局總辦，唐山啓新洋灰公司總理，津州官礦公司北京自來水公司總辦，早著政聲。民元，唐紹儀辭內閣總理後，由陸徵祥繼任，陸以受趙秉鈞之挾制，未幾又辭，由趙代攝。時以五國銀團大借款一案，民間輿論責難於熊希齡。項城以與周玉山（馥）有兒女之親，提出由周緝之繼任，並兼稅務督辦，為民國第三任財長。其理財計劃，是節流開源。周雖是名宦後裔，而持己甚儉。當其履任之時，乘一敝舊馬車到部，云是拜會總務廳，門首衛士，以及部役，均未禮遇之。迨邀請入廳，出示名刺，始知是新總長接篆，僕從奔走，互相驚異。及就事，首先命令，力戒僚屬屏絕奢華，一律布袍布履，不准有違，一時風氣頓改。其所以如此，蓋深知京曹清苦，非儉不足以養廉，非廉不足以絕賂，人稱其有閩文介嚴銘之遺風，信然。

鳳凰育幼

民初推翻滿清以後，擬定建都金陵。項城袁氏策動兵變力主北遷燕京，由唐紹儀以和議之功，出任閣揆。財長陳錦濤與袁氏無多淵源，自動請辭，唐遂選熊希齡接充。熊字秉三，湖南鳳凰人，故人或稱熊鳳凰。清末舉進士，與譚組庵同時，充翰林院編修。戊戌政變，以上條陳，被斥罷官，始留學日本。宣統初，即任江蘇奉天兩省農工商局長，後充東三省財政監理官，奉天鹽運使，湖北交涉使，得與趙爾巽唐紹儀相稔，故繼任此職。唐後以大借款事辭官，外長陸徵祥兼任閣揆，仍請留任。終以海上輿論攻擊至烈，熊氏不得已辭財長，改任熱河都統。迨二次革命失敗，項城復擢熊氏為國務總理兼財長，組織人才內閣。但袁氏頗想利用其再籌帝制的欵，熊卒於民三自動樹冠，出任湖南宣慰使。民五復調平政院長，黃陂下野即辭，不再出仕。熊之夫人朱其慧，歷任女子師大執教，研究幼育，頗想在國內提創此育幼事業。熊氏亦感興趣，遂摹欵創辦香山慈幼院，規畫頗合歐美規制。初時人數不多，最後竟至數百人，為民國成立後幼稚教育的嚆矢。從此引起全國社會的注視，是熊氏夫婦脫離政海的畢生事業。其後政潮迭起，熊氏專辦慈善，不肯捲入漩渦，歷次政變，維持京城治安，皆有成功，為都下所欽重。民十七，國府曾派其任賑災委員會主任委員，對於賑濟，頗具勞績。民廿

一，朱夫人以病歿，江山毛彥文，曾肄業於女師大，願繼朱氏遺志努力，由鹽務署朱庭祺為撮合始嫁熊，白髮紅顏，結婚於上海慕爾堂，海上各報競傳之，亦民國以來，第一對老少配。或謂毛小姐有意覬覦熊之事業，故願犧牲青春，伴此老人，未知其孰是。當其兩姓結合時，熊年六十六，毛年三十三，成為九九佳話。曾有妙聯可誦，一、北平報業公送，文云：「以近古希之齡，奏鳳求凰之曲，九九丹成，恰好三三行滿。」——登朱庭祺之庭，覩毛彥文之彥，雙雙如願，誰云六六無能。」此因毛彥文與朱夫人有世交，且係晚輩，失署長庭祺與三家皆有戚愾，玉成其事。二、毛之同學馮夫人所送，「舊同學成新伯母」「老年伯做大姐夫」表明輩份，令人發笑。敵偽時期，熊氏保持大節，避難香港，民廿六年病逝，忠義凜然，名流胡適之等，寫有紀念文字，贊揚其為人。毛夫人更有長篇敍述其避寇氣，積半勞，病歿之經過，哀排動人。但熊氏已逝，而佳話則永留世間，為圖府史料。

新之感暮

吳興錢新之永銘，早歲亦留日，攻經濟，為有名的優秀份子。一生事績，多半在金融界閃耀，其由上海交通銀行副理，以至協理，情形幾類似張公權，是銀行有數的人物。民十七江淮甫定，成立五院，古應芬出任財長，錢與張詠霓同被徵命為財次。於建國之始，極樹功績，因此在上海聲望突增。當民九南通張季直出任交通銀行總理時，即選錢氏任協理，故在銀行界之淵源極深。後宋子文繼任財長，以財次選用李茗生鄭琳，錢即退謝，出膺四行準備儲蓄會總理，為上海第一大廈國際飯店奠定基礎，啓建十七層樓之工程，於黃浦江上特放異彩，亦錢氏的治績所致。某次歲尾，杜月笙因事業需要，須貸款二十萬元，商之張公權，張堅持必須提供地產作押，杜以急切難辦，終未成功。再往商於錢氏，錢即允其所需，並增鑄之，杜始得周轉，錢杜交誼漸密。以後一二八戰役，彼此協商，救護周濟，極盡其勞，而錢三爺之名大噪，成為上海聞人之一，要皆其事業與表現所致，非偶然也。抗戰期間，隨政府入川，會達胡筆江被日寇射擊，墮機而殉國，再出任交行董事長，為國襄贊，又著勞績。勝利後，辦復興航業公司，擁有新型船舶，經走中美航線，為中國唯一之外輪。迨共匪禍國，錢氏逗留香港，不肯附逆，惟日擧各地交行，次第陷匪，即港行亦不保，極為感傷。已經戒絕十年之酒

癖，因憤慨而重開戒，甚至每日歟白蘭地一瓶，以消塊壘。行年望七，蓋感傷其
暮境極苦。至於復興公司，已由其子承替管理，業務頗能維持。前歲總統念其
辛勞，召其來臺，稅居新生路畔休養，平日恆藉絲竹以自娛，交行四八週年紀慶
，始見其面，步履尚可，惟耳已略聾，回憶往日奮鬥，不勝其感慕，內心頗亟盼
早日之反攻復國，亦忠貞之士也。

霖甫風華

中國會計制度確立，武進謝霖甫，實為發軔功臣。凡服務金融界，有二十年資歷者，殆無不知其人。謝氏早年留日，歸國後即著述「會計學」，將日本會計法度，傳之於國內，後來稱為大陸制度。中交兩行欽其才華，先後聘為總稽核，時服膺謝氏學術者，咸投之門下，因此桃李滿天下，而潛勢力甚厚。民十五以後，歐美制法，為各行所爭用，大陸制度遂稍減，但其原理仍不脫其藩籬。國府成立後，中央為整頓四川省行政，派員督飭，由孔庸之部長選拔謝氏為四川財政特派員。其任務為整理地鈔，改革幣制，使其統一。受命從事，在任五月，規劃部繕，卒使數十年劣幣，消失殆盡。謝曾辦有正則會計學校，函授頗廣，每年收入不下十萬元，擬作為終身事業。孔氏勸其脫離從政，霖甫考慮至再，決計辭官，還其初服，仍為央行祕書處長，後以抗戰赴渝，接長光華大學，讓位於譚仲輝。謝氏平生，喜游善博，公餘輒以此為消遣，尤其遇有重大任務，則通宵達旦，不以為倦，徵脩開樽，愈見神旺。故凡涉足樂里中者，無不知謝大爺之氣派。且所識之妹，頗多風雅者。在滬有小喬紅其妹，能自彈琵琶，唱昭君出塞曲，某次余以叩坐末席，飽聆雅奏，驚為此間竟有斯歌，誠如陽春白雪，而不可求矣。

詠覽峻嚴

浙江省財政，在民十五以前，允有兩賢，鄞縣張詠覽壽鏞，則尤為有功於黨國。國府初建，財長古應芬辟用張為財次，當時籌劃創精，推行庫券，開闢財源，底定東南，深稱得人。宋子文繼任財部，知張與錢新之李馥蓀等交往甚密，是江浙庶政之要員，仍資倚畀，聘為顧問，派充中交兩行以及有部中股份各商銀行董事，代表出席。張始以餘閑辦光華大學，收羅自聖約翰大學來歸之青年，孕育英才，造成後來光華美名。而其代表財部，處理各行議案，態度峻嚴，為銀行業所憚。當宋氏改組交通銀行，調胡孟嘉任央行國庫局，而用唐壽民，以胡肇江任董事長。唐氏趾高氣揚，目空一切，主張由總經理集權，凡行中各主管調遣，以至任何業務之處置，皆由總經理核辦施行，報董事會備案，破壞交行以往舊規。胡肇江以仍兼中南事，尚無孔令侃之支持，不願多爭。在董監事聯合會議席上，張代部出席，（部方股權占全行之半），仗義執言，認為國營事業，決無可任憑總經理獨斷獨行，則董監事何用。言下聲色俱厲，頻以旱煙斗擊桌，舉座愕然，唐氣沮，奉以免議錄案。張氏之峻嚴，使唐無所施其鬼計，交行人事得以安定，而後來抗戰期間，保存不少。敵偽時期，唐雖叛國，充銀行公會主席，然交行大部精革，已量移陪都，無法擄取，是值得一紀。

鈞任受屈

番禹羅文幹，字鈞任，為英國牛津大學之著名學士。在民初，是全國司法界修訂法律之權威，受王寵惠博士所賞拔。自民元起，至民十，連任修訂法律館副總裁，以輔助王氏，從事法規之釐定。復與梁士詒稍接近，梁氏亟佩其才識，因此亦入舊交通系，為健將之一。羅以聲望所歸，旋任大理院院長（即最高法院），中外翕然。未久，升司法部次長，故法界人士，出其門下者甚衆。民十一，王寵惠拜組閣之命，財長一席，選羅氏充任，當時都下輿論，以為法學名人，何以踏進金融庶政之園，深為異之。不意履任未久，為金佛郎案，被高等法院檢察官翁議棠檢舉。此案政府以為改訂新約，變更兌率，則可多餘一舉欵項收入，補充軍政之費。財部同人未曾按照手續，先行報告國會通過，而改約所得同佣，部中却即以支配，因此羅遂受屈入獄，此法律名家以掌度支，而自嘗繆綫之苦，誠為自己所未諳及。惟一般輿論，對於羅氏自請偵查受法，頗贊佩其風度。嗣經偵查以後，羅以證件不足，准予特赦，但已無法再滯京城，重作閥僚，祇有辭官南下，馳至為學校執教，以養餘年。羅之動作，頗具歐美作風，惜乎吾國官制未純，此種舉措尚不多見，而這段掌故，亦財政史中之一異事也。

璫功良輔

余前紀虞山三祕，是述浦桑錢三君，皆任機要祕職，而與國府極有淵源，實是美談。其時虞山陳璫功慶瑜，方任財次，正醞釀特任政院祕書長，未曾列記，茲另述之。陳初字瑾公，因慕三國周瑜之才略而擬，來臺後改字璫功，以示自謙。早歲卒業於中大，民廿五，高考及第，名列前茅，分發河南任用。時湘人何浩若主豫省財政，亟賞其才，先任科長，後升主任祕書，極得指臂之助。何調長三湘財政，陳亦辭主祕，隨同赴湘，仍任主祕。適抗戰初期，武漢已陷，湖南省地位重要，陳以辦事謹慎，參叢密勿，處置有方，依理得宜，為孔庸之所知，故調部任用。抗戰末期，奉簡為陝西建設廳長，終以省庫匱乏，未能盡如所計，以建交通線脈。即改調財政廳長，規畫收支，差可平衡，漸如理想。中央為謀開發邊陲建設，勝利既定，又檄調陳氏赴甘。終以共匪猖獗，西北多處不寧，不久乞辭南歸。俞鴻鈞氏任其為南京中央銀行經理，以繼李嘉隆之後，未及一載，改任財政部國庫署長。迨嚴靜波氏任財長，始拜次長之命，充盡厥職。俞揆主政院事以祕長一缺，極為重要，物色多時，乃決定以陳桑兩君，分任正副，方躋顯要。璫功一生，處公清慎，不喜樹私，但提挈人才，不遺餘力，凡有一技之長，極願援引，完全以國家為重。所謂行新政，用新人，悉遵領袖之昭訓，堪稱良輔，足寄殷勤之任也。

青選忠謹

香港馬五先生曾寫當年孔祥熙幹部人物，以高秉坊、李青選、魯佩璋、汪純如四人為最親信，實則汪純如並無其人，或係汪漢滔（紀南）之誤，惟據余所知，如以孔任財政部長時，分典機要，倚畀甚殷論，似應為李儻（倜君）。此四人中尤以李青選隨孔最早而最久，無役不從，現在臺者亦只李（青選）一人。茲略述其經過：

李青選名毓萬，山東博山人，在北伐期間，且曾以清軒為名。民十一年春，識孔於濟南，得與齊素善後之役，接收青島，繼又參預中俄交涉及會議。至十五年冬，孔自海外歸來，就廣東財政廳長任，兼代後方財政部務，即電召李入粵。十六年春，國府增設實業部，又以孔為部長，李乃專任該部秘書，參加籌組。惟不久，以清黨事件，寧漢失和，孔奔走於滬寧漢豫之間，斡旋各方忠實同志團結合作，李亦隨之離粵。十七年春，寧漢合一，國府改組，孔改任工商部長，李以祕書兼機要科長，旋兼總務處長，冬間復調為主任秘書，至十九年冬，農礦部併入，改組實業部，仍供舊職。廿三年冬，孔接長財政部後，乃派李為參事，專掌機要文件，及特別交辦事項，經常隨孔往來於京滬之間，滬上孔邸隔壁並另設辦公處，由李主持。廿四年後，華北局面，因日人暗中煽動，時呈杌楨之象，李屢

受密達，遍往平津及濟南間，代孔與宋哲元、張自忠，及韓復榘、孫桐萱等，聯絡情誼，宣達中央德意，廿六年抗戰事起，孔兼任行政院長，李隨赴漢口，次年秋始又轉渝，卅二年冬並兼任主任祕書。卅三年冬，孔自海外電辭財長，以俞鴻鈞繼任，李堅辭兼職，但俞又改派兼任貿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勝利還都後，始專任參事職務。迨卅八年二月，京滬危急，財部遷穗，部長徐堪僅帶少數高級員司隨往，餘悉遣榕，特於福州分設辦公處，派李主持，不久徐去，劉攻芸繼任，仍堅留李。旋因榕垣告急，物價驟漲，金圓券無法流通，員工漸告斷炊，情緒惡劣異常，因李態度誠懇，多方撫慰，始未酿成不幸事件。後李覓得便機飛穗，面商劉痛陳下情，始允撥款結束該處，將員工及眷屬悉送穗安置，因此員工大為感慰，全體聯名奉贈紀念冊，歌頌其事。李因在榕染風溼腿痛，遂請准先來臺，迄今仍未離部，歷時已十三年矣，在中樞院部會中，高級事務官如此久於其任，尚屬罕見。故部內外多以青老呼之，其實尚未滿花甲也。李為人忠實謙遜，治事謹慎精細，不嫉才，不隱善，故人樂與之交，李常留意物色人才，舉以上聞，後位出其上者甚多，如關吉玉、魯佩璋、李儀等皆曾借其游揚。關來臺後，尚為人道之。聞乳素不工畫，且公務繁重，以李能摹擬其字，凡公牘必需親筆者，悉命李代之，甚或書就逕發，其忠謹之見信於長官，足為一證。現在生活頗清苦，來臺七年，迄未能自租一屋，廉吏可為而不可為也。

贊侯淡泊

鎮海李贊侯思浩，清末卒業於京師大學堂，始成進士。民元，供職鹽務署，因幹練而升廳長。民五，以財次兼鹽務稽核處總辦，遂漸露頭角，為合肥段祺瑞所賞識。民六，討平復辟之亂，合肥拔擢其代理財長，兼幣制局總裁。民八，徐東海當國，由錢能訓組閣始得真除。斯時，李對財政改革，曾擬具計劃，謀逐步實施。奈被厄於安福系，以擴充勢力為鵠的，未能執行。民九，安福系敗，李名列禍首，竟被通緝，幸遁入東交民巷，賴其同鄉道勝銀行買辦沈吉甫之庇護而倖免。贊侯受此波折，一變其往昔豪闊作風，轉趨於淡泊，自奉交往，皆力主儉，頓改善觀。但其才幹，始終為北方所欽重，在民國十五年以前，談到理財，必以熊陳周李為言。而在財政界時間較久者，當數李氏。當時一般被欠薪之災官，每遇政局動盪，無不渴望李之重出。因李一貫政策，對京曹僚屬俸祿必設法不使拖欠，以示惠澤。民十三，段合肥任臨時執政，又辟李為財長，其所送行號印錦，簽思浩兩字。下鈐一章，刻有帆船一具，半月如鉤，所以表示清風明月之意，迫非常年奢侈之行止。李家本富有的，但因從政多年，轉而舉債，民十四，李厭倦官場，辭職南歸，從事實業經營，始得漸償宿逋，要亦不失為廉吏。

鑑泉權感

二二

論到吾國內債發行之推展，不得不數桐鄉盧學溥，實為整理公債之推動人物，故為記之。盧字鑑泉，為浙江桐鄉人，清末中舉，游兩江總督端方幕，頗有名聲。民初入京師，因與徐恩元有戚誼，而兼同鄉，遂向熊希齡薦拔，始充財政部公債司第一科長。民三，以善後大借款成功，梁士詒代財長時，擢升為公債司長，嗣後規畫發行公債，頗有功績。中樞財長，不斷更替，惟於盧職，迄未變換。固熟悉內國公債之擔保品，與還本付息之支配，無人能與相比。其時政府債信，從未愆延，皆盧所主持者。民八，復設內國公債局，梁任總理，盧任協理，擬將歷年內債，予以歸併整理，卒未成就。民十，梁組閣，辟張弧任財長，復擢盧任財次，一時財政頗有生機。所惜曹锟當國，起用王克敏，梁盧均退。民十三，交行改組，梁盧同時出任總協理，從此脫離財政界，而改入銀行界，盧以在公債司任內，對於南方之宋漢章、李馥蓀、陳光甫頗有聯絡，各行所有債券，未有損失，始奠定其根基。國府成立，交行更改體制，盧任董事長，擢胡孟嘉任總經理，蓬勃革新，聲望頗佳。宋子文為整頓交行，改以唐壽民繼任，適中央造幣廠創立，遂以盧任廠長，採用歐美新法鑄幣，每日產量約八十萬，開啟鑄之新紀錄。盧雖迭任各職，但其權威時代，實在服官司債之際，大江南北，殆無不知之。

公孟受摺

浙東紹興，為山水鍾靈之區，清末以迄民初，革命志士，軍政聞人輩出，尤以陳氏昆季，在政海闊府更著聲望，公俠公孟公亮，各有千秋。公俠受今總統厚遇，數膺閩臺浙三省重寄，未思圖報，竟以憲志動搖，妄思叛國投匪而受戮，罪有應得，姑置勿論。余所紀之公孟，為其長兄，當民初之際，在北方財部任職，凡三充庫藏司長，調度支給餉糈，頗有權力。惟該時各師部駐京辦事處長，多半舉止粗鄙，且趾高氣揚，視部曹若棘屬。其次，有毅軍姜桂題部之某處長，適逢過節赴部領款，要求加領一月。公孟以部中支配，照每月之數以外，祇可酌加一月則未可。該處長自恃所部駐繁通張一帶，有功拱衛，不允其所給，竟大肆咆哮，手猶其煩。公孟經此打擊，即掛官請辭。轉入銀行界任長春交通銀行經理，以經營收購黃金得宜，聲譽頗隆。在職二年，復調京充中國銀行副總裁，而名益彰，遂為圓海要角。其後張勳叛變，復擺脫中行事，赴津小隱，即從事創辦實業。國都南遷，亦未再仕。迨民廿五，江西裕民銀行改組為省銀行，贛人雅重公孟才能，敦聘為總經理，規畫井然，頗有建樹，裕民始漸入正軌，頭寸充裕，不無有功。迨任滿以年老而不願再任繁劇，堅辭歸隱。抗戰勝利後，復任開源銀行董事長，共匪陷滬，淪入竹幕。

子 廢 官 迷

單縣周自齊，字子廢，是民國財政界中之一官僚。初在同文館卒業，旋即入京習法律。清末，伍廷芳使美，派其充隨員，未幾即調桑港總領事。迨返國，任外交部學部參丞上行走。清廷為徇民意，開始纂畫立憲，設憲政館，被任諮詢，成為時代俊彥。據貝子洵貝勒赴日報聘，特派周隨從，猶未廝身於財政界也。宣統末年，出任度支部副大臣。民初，政體改制，國務院成立，後被推為財政總長。以目耳義借奴關係，因此雖獲提名，卒遭國會反對，未成，即以改任山東都督。民三，熊希齡組閣，得內調為交通總長，未成，又遷任財長，迨徐世昌任國務卿，仍予留任。民四年末，帝制運動驟起，被任為大典籌備委員，人多知其必欲一過尚書（即各部大臣）風味，不料反以帝制禍首而被通緝，始亡命日本。民七，馮國璋代政，多方活動，才邀特赦，出任幣制局總裁。曾建議中交兩行另發新券兌現，結果實現。民九，徐世昌當選總統，由靳雲鵬組閣，一則山東同鄉，再則駕輕就熟，復任財長，大發公債，迄梁士詒內閣，未予變動，因其曾隸交通系，為一小卒。綜觀周氏一生，則無論何官，皆所願做，甚至欲依袁稱臣，殆十足之官僚，猶如萬中甘草，是財政界之一怪。

岱 杉 善 博

蕭山張岱杉，名弧，為光緒庚子辛丑科舉人。清末入京，得在度支部供職。國體改造，以熟悉檔案故，於民三遞升至代理財次。民四為政事堂左丞楊士琦所彈劾而去職。民五，袁段黎繼，段祺瑞組閣再邀復任。民六，張勳謀叛，又再去職。民八，徐世昌任總統，則張氏三度被選為財次。其時安福系當道，張與該系首領王揖唐，結秦晉之好，成為兒女親家。婚期舉行盛大堂會於全浙會館，特煩梅蘭芳初演崑曲游園驚夢，雖積雪沒胫，而賓客盈千，其煊赫可知。迨皖直戰爭結束，段氏告隱，張又去職。民十一，梁士詔奉曹參組閣，特擢張為財政總長，此為其在財政界最得意時期，但以情勢已變，不免受掣於直系新貴，不及民八時代之優裕，故在位不久，即讓渡於王克敏。嗣後雖未起用，然宦囊甚自養矣。張有絕技，善於賭博，麻將尤為精熟，每戰則十場九勝。其次在公府副官處雀戰，約贏五萬計值二萬五六千兩。京中各代表處賭博，有例，凡贏家祇取到一整數收據，其零星現鈔，不過數百而已。張初次參加，不知慣例。局散，副官問其是否需現，張點首允之。結果副官囑其雇車裝運現洋五箱。而公府離衙衛甚遠，無車可通，張為之大窘，祇好唯唯持據而去，都中傳為笑談。

韶覺兩樓

番禺鄭洪年韶覺，為清末舉人，後在郵傳部供職，研究鐵道有年。民初即任京奉路局副局長，因與梁士詒葉恭綽為同鄉，始入交通系，在梁之下，亦稱健將，遂得內調任路政司長頗久，於是廣植系中份子，擴大本系勢力，極有成就。當葉恭綽主交通部，即保鄭升任交通次長，而以路政司讓於關肇麟。鄭才雖略遜於葉，但與關肇麟龍建章等相伯仲，在民十以前，為故都交通界之名人。迨直系當政，交通系銷歇，鄭遂南下，銳意與海外華僑密切聯繫，始創辦暨南大學於滬郊真茹，藉以吸收學子，謀與交通大學分庭抗禮。經過慘淡經營，始得華路藍縷，以告成功，此事達福東南學子，實具一番苦心與勞績，但鄭尚未與財政界有因緣也。迨民十二，國父在南粵擅法，就任大元帥。鄭以鄉梓關係回粵，初任廣東省財政廳長，得與廣州市長孫哲生相接近，遂拋棄交通系而入黨，漸次浮升至大元帥府財政次長，受古應芬之倚畀，在南府顯要，稍有地位。民十六，北伐底定，孫科一度長財部，復力保鄭任財次，迄宋子文接任，始去職。嗣後僅在國府備位，終未再顯，而埋首注力於暨大之擴展。綜鄭之一生，在民國時代，於北方，則因梁葉而在交通界成要角，在南方由古孫而於財政界露聲名，所謂兩樓其間。二十年中，具有聲望，換其成功之事業，祇創辦暨大一端，轉可留名於將來。

伯初能學

吳興章宗元，字伯初。清末，卒業於上海南洋大學（即後來之交通大學），為校長唐文治蔚芝所賞識，以庚款留美，學成歸國，任外務部主事，曾入翰林院充編修，嗣任清理財政處總辦，官秩已躋委職。民初，受熊秉三之邀，一度代理財政次長，民三，繼徐恩元之後，任幣制局副總裁。第一次大戰結束，充整理幣制委員會委員長，對於財政改革，頗有建議。民八棄仕而辦教育，任唐山工業專門學校校長，得遂其好學之旨趣。執工專校務，約有四五年，盡心誨育，造就了許多人才，以後分別在鐵路公路，樹立不少功蹟。與江南之南洋，可算媲美。嗣後改為交通大學之一環，伯初與有力焉。伯初為人正直不阿，與乃弟宗祥（仲和）一大異，有天淵之隔，背道而馳。一在教育界樹才，一在外交界觀夷，人之尊敬與鄙棄，遂截然不同。而在吳興故里，此名闕門中，亦彰明昭著，顯晦各異矣。

佩璋機智

財部自將國庫署另行設立，前後任署長者已不少，惟魯白純佩璋，則更著名，香港馬五先生，寫孔幕智叢，魯是一人才也。魯之先世，為耕讀之家，至白純而始出仕，却名傳國府，亦足以稱矣。佩璋字白純，別號寄生，安徽和縣人，金陵大學林科畢業。國府奠都南京後，民十七年春，增設工商部，派孔祥熙為部長，當時部中僚屬不過數人，為充實人才，力向各方延攬。李毓萬高秉坊二君，因先受孔召，贊襄籌組，遂薦拔於孔，初在祕書處機要科辦事，時李毓萬君任祕書兼機要科長，嗣兼總務處長，相處甚得。是年冬，李升王任祕書，魯始補授祕書。十九年冬，工商與農礦合併組為實業部，佩璋再擢升漁牧司長，仍以祕書資格，扈從孔氏往來京滬之間，已成為要員。廿二年春，孔辭職出國，赴歐美考察實業，薦魯於四省剿匪司令部，任上校祕書，此為再度發軔之始。因佩璋隸總部後，為祕長楊永泰所賞識，出任安徽泗縣行政督察專員兼縣長，運用其靈活的機智，賦予絕大的魄力，對共匪督剿，不遺餘力，皖境匪氛，次第敉平，事以上聞，今總統頗為嘉許。廿五年夏，重回孔幕，為財部主任祕書，中樞撤退巴州，調度有方，卅二年冬，陞充國庫署長。民卅三，俞鴻鈞繼孔主財部，保充政務次長，官階至此，為其最高峯。勝利還都，魯體力甚弱，卅五年夏，病逝滬上。魯為人沉默，頗有政治手腕，雄心頗大，惜不永年，未能盡展其抱負，所謂世無伯樂，誰識駒之千里，倘無青選之薦舉，魯亦未必能有其顯赫也。

棟華瘁國

鎮江有四大家，為張趙于柳四姓，張氏先世在清為宦，柳家世代讀書，于氏則經營商業，頗為富有，獨大港鎮趙家，係累世業農從事耕耘，至棟華上代已兼業鹽商，亦稱小康並在淮陰貨產，遂家居焉。棟華卒業於江蘇省立一中，再肄業於金陵大學，留美在西北大學校深造，習經濟會計，學成歸國，適有友人在開灤礦務局服務，因事須請一短時期之休假，商之主者請趙庵代，獲得准許，請代者言定，凡趙代辦期間所領薪津概由棟華承受，迨友人事舉銷假，則棟華將所領薪金數額悉數歸奉，分文不取，友朋強之至再，卒不肯受，如此廉謙，局中傳為美談。其後供職中央黨部財委會，主持會計事宜，為時甚久，某次為撥款事，與宋子文爭論甚烈，結果為今總統蔣公所知，辨別是非，認為趙之意見為是。所以陳果夫先生奉命改組江蘇省政府，初則讓辭，認為民政人選不宜，祇須局部另選，但是上峰認為財政也無成績，陳即提出趙棟華繼任，蔣公知中央黨部事極為贊許，於是派趙為江蘇財政廳長，自廿二年冬以迄廿八年秋，約五年之久。在任首先整理田賦積欠，舉辦土地陳報，實行地價稅試辦田賦稅票。確立預算制度，建立財務行政辦法，推行省庫及會計制度，並取銷數十種苛捐雜稅，將紊亂財政，納入正軌，剔除中飽。再則整理省辦農民銀行，代理省縣金庫，所有資金酌

設倉庫，扶助農民產銷，農村經濟日漸活潑。果夫先生在蘇政回憶集，提及各縣庫積存有八百餘萬元，以視接收時之窮困，相去甚遠。江蘇不窮，惟在盡人力耳，可知趙氏之政績。財政既裕，於是果夫先生始以全力辦導淮、禁烟、保甲三大事，均有成功，可說百廢俱興，棟華對國家之效奮甚宏，為人仰佩，而蘇省財政，亦為當時各省之冠。民十九，棟華辭財政廳長及江蘇省農民銀行總經理事，改任第三戰區經濟委員會主委，辦理五省通匯，便利各省之劃撥，促進聯繫。再辦戰區內各省合作社供銷配合聯絡。設立倉運處，為謀存貨之安全。又設工廠籌備處，輔助民營工廠之內遷，恢復工業，以供軍民之需要。此等舉數端，皆獲效果，故三戰區物價甚定。旋奉調交通銀行副總經理，兼代總經理事，於戰時財政，贊佐彌多。勝利還都，實任交通銀行總經理，對國內外各行復業，輔助工商業復興，運用既力且迅。戡亂軍興，交行遼臺，棟華奉命繼任董事長，時已患胃疾，猶力疾從公，初則奔走於京粵港臺之間，嗣因行務，赴菲赴美，胃疾因之成癌。民卅九，政府派嚴靜波赴法為國際貨幣會議，特電旅菲趙棟華副之，再由菲赴法，迨會議甫畢，病已轉劇，隨再赴美醫治，未及數旬即告殂歿，綜其一生，為國盡瘁，可稱死而後已，亦財政界之一人傑也。

秉 坊 繩 線

論吾國開辦直接稅的原始功臣，當數博山高秉坊。在民國綱造以後，即已着手舉辦此合理的稅制，歷經多少專家商討，荏苒了廿年，終以無負責之臣僚，因循蹉誤。迄孔庸之先生，付高氏以此任，未幾遂頒布施行。論功行賞，因予大用，結果以部屬營私，高遂鄉璫入獄，被繫繩綫，雖至勝利，仍未邀赦，殆亦命運使然歟。高字春如，山東博山人，金陵大學畢業。民十一春，以其師林學專家凌道揚之介，識孔祥熙於歷下，佐助參預魯案交涉，接收青島，大受孔所賞識。民十五年冬，孔就任廣東財政廳長，兼代後方財政部務，檄電召高，入粵贊襄，派為財部祕書。十七年春，工商部成立，孔被任為部長，高再任祕書兼戰地政務委員會工商處長，隨軍北征，入平接收財政工商各檔案事。冬間回京後，調任該部總務司長。廿二年冬，孔繼宋任，主長財政，派其為參事，旋調賦稅司長。飭令員責籌備開辦直接稅，因此再兼直接稅處長。高氏才氣橫溢，有遠識，有魄力，延攬學者，悉心研究，經營擘劃，約有十年，卒奠定直接稅之基礎。時中樞退至渝州，為加強推行，改處為署，特命高氏專任署長。首倡新稅，主用新人，開新作風，訓練大學畢業生約三千人，高中畢業生五千人，分佈各處工作，於是稅果輝煌，為抗戰基本泉源。惟高賦性率直，時有剛慢自恃，官階既顯，在不知覺間

常面斥人非，夫人唐氏，性尤傲躁，結怨甚多。當卅三年陪都正因黃金而動大獄，湘桂貨物稅局職員亦屢攔稅款遞交而購貨，或謂亦購黃金舞弊，托言唐夫人飭辦。被僨者邇輯上聞，主管有司舉以直陳，高遂褫職入獄，案發震動都下。其僚屬聞之咸為驚異，有泣下者，甚欲謀之怠工，但均為高所勸阻。高在獄中，仍念念不忘黨國，友人前往探視，輒詢領袖動靜及戰局如何。在獄因須服勞役，曾手編新千字文，以教罪犯。並函募藥物，對病犯自任看護，監中深為感佩。鬚髮雖日益斑白，精神仍如往昔。卅八年冬，重慶撤守前夕，方始釋出，聞尚擬托人覓交通工具，欲來臺灣，但已不及。鐵幕深垂，無法得出，卒為匪共逼獲，脅赴海上，迫其服役，生死如何，已無從知其確息矣。

汾 琳 濟 美

余前紀民十五以前，北京財部，有兩位惹人注意的幹才，為侯官嚴璩，遂安項驥。此伯玉微塵，均久官財部，其後皆獲到代理財次，曾有令譽。及國府粧治，亦極網羅人才，於是徵及嘉定秦汾，中山鄒琳，惟斯二人，則與嚴項為異，初與財政界無緣，而由宋子文氏所選拔，其治績亦媲美前賢。秦為交大高材生，曾留美求學，歸國後，以著述聞於世，商務中華教科書，凡數學生物等類者，多半由秦氏編述訂定。余幼時常讀其書，純粹為教育界中人。宋氏因與秦有同學之雅，迨掌度支，急為延攬，曾任財次，頗得臂助。抗戰時間在渝，尤多貢獻。勝利後即轉入紡織業，中國紡織公司撤退來臺，由秦任董事長，迄今在職，將來規復大陸，必能為紡織業發放異彩。鄒琳為清末孝廉，未曾留學，鼎革以還，對於財政經濟，頗有研究，聞宋氏為裁釐廢兩之兩項弊政，擬予革除，當時博採衆議，鄒亦參與此幕，獨多見解，深得宋氏贊賞，因此始任財部參事，其後外簡廣東財政廳長，終亦升任財次。鄒於部務，相當熟悉，每有疑難，輒能立斷，有如老吏。抗戰時在渝，孔康之仍予倚重，再度辟為財次，其老成練達，可以知之。共匪陷江南，大陸沉淪，鄒即避居在港，閉門隱居，從未與無恥謀權者通問，其氣節實足多稱。

靜波智襄

太湖三萬六千頃，浩瀚汪洋，烟霧迷漫，中有東西洞庭兩山，山人皆以耕讀漁樵為業，世人所稱謂江南魚米之鄉，亦即江浙之財源。今省主席嚴靜波家淦，即生於斯。余前紀侯官三辭，曾述其為國立功，堪稱干城。嚴自奉簡為閩省財政廳長，即棄商而仕。入閩之始，廣徵賢能，以為佐助。當抗戰開始之第四年，中央已遷都渝府，因前線軍務緊急，餉糈浩繁，財政之收入，極感不敷。孔財長責令各省，研尋對策，以應艱鉅，朝野苦籌，迄無良計。嚴之幕僚，有林振成等，以應戰必首先重糧秣，即就田賦部份，草擬徵實徵借兩策進呈。嚴大喜，認為針對現實，可收成功。飭擬計劃書，近數萬言，費時月餘，始告竣事。遂專機資送陪都，書上，頗為財長孔庸之所激賞。即交部厘訂辦法，呈准政院，奉頒實行，抗戰期間，糧食穩定，軍秣無乏，為嚴君絕大之貢獻。而林君實嚴幕智襄，有助於嚴以後之顯達。嚴於抗戰勝利後，中央以臺省為特別光復之區域，必以經驗豐富之大員，治理財政，方可勝任，僉以非嚴莫屬，又再重簡為財政廳長，歷隊魏三任，迄未更換。嗣後新臺幣計劃，又告成功，於是擢付以中央財政之重任，擢升省主席，並非偶然。林君亦因以對糧政，極有經驗，省府特派辦糧食事，任副局長，佐李連春至今。

子文殲凶

民初，項城袁氏，為謀殺宋教仁，才養成應桂馨武士英之流，以致元勛受狙
部刺漢奸汪精衛，北站狙擊宋子文，轟動全國之大暗殺，怵目驚心。余前紀腴廬
優卹，唐卽代宋而飲彈者。緣民國十八年間，宋任財長後，以籌劃所需，每週必
僕僕京滬道上。因計畫增加特稅，鴉片商頗銳之。或有以利誘亞樵者，王遂輕舉
妄動，結黨伺宋於北站，乘宋氏由京坐夜快車抵達，於站外率衆以槍射擊，倘非
宋氏急智，棄其白帽，殆難倖免，危險之狀，蓋不容一髮矣。王本皖省無賴子，
流浪居滬，與黑社會中人相結納，亦曾參預革命，以性陰鷙而無成，始作職業暗
殺之流。初刺招商局長趙鐵橋，繼殺同鄉老友張秋白，既得其逞，更多行不義，
尤其結怨於鐘鳴鼎食之家。迨刺宋不成，政府緝捕甚急，乃潛赴福州，交納陳銘
樞蔣光鼐，復創閩變，仍負暗殺之事。不意閩變失敗，潛結潮州鴉片商翁姓妾，
偷赴桂林隱居，住處詭祕，名姓均改。嗣後抗日事起，兩廣內附，玉以無地可遁
，祇有防範加緊而已。但是天機洩漏，仍為仇家所偵悉，先遣少婦與其所姘結識
，成手帕交。某日，伺王酣臥，遣壯士突入，連擊十餘槍，天網恢恢，亞樵隕命
，元兇始殲，或謂殺王者，實于文之舊部也。

果爲宏才

安徽宿松張果爲，民十七，畢業於德國柏林大學，獲哲學博士位。其後出任福建省財政廳長，華北區金融特派員，在財政界建樹極多，可稱宏才。自來臺灣，即執教臺大法學院，關於財經方面的設施，所發議論，皆有獨到。孕育桃李，造就人才，更是碩儒。此君於財經史乘，誠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亦人傑也。閩省久成割據之局，自經十九路軍之叛，復被割為四區，政務之亂，達於極點。閩人有諺，省令不出大橋（福州城南），可見其梗概。閩變敉平，中央銳意整理，張氏被請入閩，任省府參議，建議創辦統計人員訓練班，為整理之指南，樹立庶政之基石。民廿四，被派兼任該班主任，訓練期間為六月。各生結業後，派往各縣推展統計工作，此項措施，為閩省行政人員訓練之先聲，以後會計稅務冬班，皆相繼開辦，樹勵政之風範。民廿五，任財政廳第二科長，主管丈稅，其時賦稅，悉由包商承辦，雖有稅局，皆為捐叢藉以勒收，苛擾自不待言。張氏首用漸進策略，改總包為分包。次則改分包為自征，各縣成立稽征處。三則整理釐訂稅制與稅率，推行人民自動納稅，三種步驟，皆獲成功。民廿六，被派任省委兼財政廳長，旋兼地政局長，創辦房地產地稅，作為推行保甲之經費，與臺灣之戶稅相似。中央雖令取銷，但以保甲重要，始終維持。後又成立特種營業稅整理處，復

被派為處長，閩省素糧貧瘠，抗戰軍興，戰費政費倍增，乃請財部呈准將售賣土
膏之權，授之閩府，每月繳稅約百萬，仍寓禁於征，至十九年禁絕，閩省屹立於
後方，所有建設依舊興辦，實張氏策定之功。民廿八年卸財廳事，奉令兼任印花烟
酒稅局長，辦法仍是採用自征，此種祕密，人所咸知，無敢冒險從事。張氏以
大無畏精神行之，卒底於成。雖僅一年，為時甚暫，然勵行改革，收入倍增，革
除中飽，商民稱便，甘棠遺愛，迄猶稱之。民卅，卸閩省委及地政烟酒兩局事，
離閩赴渝，供職四川貨物稅局長，嗣奉總統命，任戰時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秘
書。抗戰勝利，奉派為華北區金融特派員，卅七年來臺，執教於臺大，謙言述獻
，著作等身，為財經界之權威。

綿仲精饌

湖南一省，自曾湘鄉建立靖亂功績，有清一代，其重臣大吏，踵興不絕。迨晚清末葉，湘撫陳寶箴，開風氣之先，聘梁任公講學於時務學堂，突倡其維新論調，於是革命志士，以湘省為獨盛，即其他研究政治經濟，亦蔚然大觀，歷任財政要職之楊綿仲，固其中之傑出也。綿仲服官於財政界甚久，在宋子文主政時，尚未大顯，迨孔庸之繼政，為廣徽賢能，以徐可亭識拔，調在錢幣司，迭有建白，始升至參事。其後派任安徽省財政廳長，接章乃器之遺缺，治績勝過於章。嗣又調充江西湖南兩省財政廳長，在湘任內，與前任之尹任先，及後之何浩若，並稱三賢。因其措置得當，得部丞的稱許，遂成財政界要吏。共匪倡亂，京滬同陷，政府遷廣州，徐堪被任財長，楊始擢任財次，所惜中樞動盪，無法展布，旋即移渝，財長改由關吉玉接充，不得不乞辭來臺。徐柏園主臺銀時，邀任顧問。綿仲生平無他嗜欲，獨能精於研究治饌，家用庖丁，偶製菜肴，其味特美，勝過坊間所治。湘菜本是佳肴，而楊廚更佳，或謂即係諱廚也。憶昔組安院長亦講究飲食，嘗其殂歿，危丁曹姓，輓以一聯，有云，治國烹飪同一事，其口氣可知。余前旅故都，聞先大夫遺言，龍海路局督辦張祖廉彥雲，每宴客必在府中，其治肴皆廚娘任之，口味為蘇錫做法，而略兼北方冷菜，甚為著名，此與楊廚又不同矣。

佩 簪 清 節

談到圓府而轉圜海人物，固屬甚多，求其始終盡瘁黨國，而不務廣於樹私者，吳興周佩歲，堪稱一位清節份子。自陳英士有功於國家，吳興人才迭出，惟周雖在府海迴旋，終未發財致富，可知其品格與行為矣。周名祖惇，為清末孝廉，傾向於革命。民初，協助英士籌劃餉糈，因其家本望族，在滬薄有資財，故有貢獻。革命成功，迄未任大吏，但仍從旁出力。民十一，國父孫總理為護法之故，在粵受任大元帥，辟周為廣東財政廳長，其受知在古應芬之前。其後由古接事，即被派為杭州造幣廠廠長，東南各區，所需銀元，皆由杭廠供給，每日可鑄六十萬元。民十六，被任為中央銀行籌備處主任，迨由宋子文接任總裁，始改就浙江省政府委員，襄助張靜江治浙，始有杭江鐵路之築。今總統令擴充中國農民銀行，周與王澂、朱孔陽均被派為常務理事，徐繼莊對中農業務，常獨斷獨行，但於周王皆為父執，遇事尚須不時請教，故中農方始漸有基礎。抗戰時間，中農總行移設渝郡，總經理曾三易其人，但皆周王協理大計。勝利還都，又蒙派兼充交通銀行董事，實賦予監理交農兩行之責。周為人沖淡和易，遇友朋頗肯提挈，受其恩澤者甚夥。共匪陷滬，事先即挈眷來臺隱韜，昨歲以肝癌不治而歿，今總統特予轉印之。

可亭悠遊

國府建都，為廣賢路，網羅各方人才。其羅致之中，有曾在北方服官，而未大顯者，厥惟兩徐。在外交界有徐謨，在財政界有徐堪，以後在中樞，均有顯著的表見，尤以徐堪為玲瓏人物。卅八年政府遷臺，徐因不願來逐鹿國府，歸隱美國，脫離政治生涯，以作寓公。綜其馳騁國府之圍，殆近十載。徐字可亭，籍四川成都。民十七，陳健庵任國庫司長，徐充科長。後來陳任金融管理局長，由徐副之。陳改任中央銀行副總裁，宋子文調徐為錢幣司長，其起家當以此為始。徐任司長後，初試小穎，為清理懋業銀行產業，收兌該行鈔券，不無收獲。政府遷渝，由司長而至次長，馴至部長，仍兼央行常務理事，一帆風順，其威權頗赫，而建白亦不少。惟央行同人所認購美金公債，其他中交農各行同人均可領到，獨徐反對給發，以致改金元券後，無法變賣，全體同人所受損失，相當有苦。勝利後，徐因在渝曾主持糧政，仍賡續其職。迄總統引退，李宗仁代攝，始任徐為財長而兼央行總裁，執行其銀元券之處理，以兌現者紛沓，憔悴應付，卒告無策。寧境告警，徐請固辭，改由關吉玉繼任。罷官以後，赴澳門休養小隱。卅九年舟山撤守，徐得葡萄牙政府之准許，改藉護證，赴美靜居養病，鮮預外事。近則病體康復，常游覽各州風景，悠度歲月，以增健康，頗足自娛。此財政有名人物，將來或可再度為祖國著力，以爭勝利，留待後證。

翊 羣 飛 腾

民國以來，財政要人恆與金融業有關，多半是既任財政要員，及至退職，即轉入銀行界，充任董事，或是董事長總經理。至於由銀行裏的副襄理，而任財政大員，甚屬少見，有之惟顧翊羣而已。當國府創立，自古應芬引退，宋子文繼任，對於財政人才，頗有求賢若渴之概，多方延攬與廣儲，顧翊羣因迭有貢獻，終至被選。在未選之前，顧時在中孚銀行充任滬行襄理，因與宋氏有同鄉之誼，宋每至滬，搜集資料，輒多委之顧氏，凡稅務公債以及外債等項統計，顧於業餘，詳為尋索，每週必有報告，所報輒皆如其意，遂蒙賞識。但是宋奉派出國考察歸來，財長由孔庸之接充，顧雖已脫離中孚，服官財部參事，仍未貴顯，迨余漢謀輸誠，南與陳濟棠謝退，中央得以支配粵省政務，派多位大員赴羊城，改革幣制，顧始受命任廣東省銀行總經理，後來宋子良辭，始任廣東省財政廳長，協助整理毫洋，完成中央使命，其時人皆不知顧為何許人物。其後日寇陷粵，粵府遷韶，仍在粵任財政事。未幾，葉琢堂在美病逝，農民銀行總經理無人，遂選顧繼任，頗有一番振作，粵省財政，由鄒玉林繼任。後因常次郭秉文未返國，由孔保顧代理財次。聞農行分配同人領購美金公債，顧以勞績，可得五萬元。勝利之始，農行由李叔明繼任，顧被任國際貨幣銀行委員，迄猶在美。

晉卿興通

民初，南通張季直謇，以遜清狀元，而翊贊共和，不無功勳，內閣組成，被任為農林總長。迨項城袁氏殘害革命志士，造成二次革命，張掛冠南歸，遄返故鄉，專辦實業。一時工廠迭建，欣欣向榮，除無錫以外，南通幾成第二小上海。惟其晚年，注力於鹽墾，欲謀沙田之支配，結果未有成就，後雖任交通銀行總理，但不久謝世。南通實業工廠，因受鹽墾之失敗，被累甚重，負債至鉅，領導無人，幾瀕停轅，使無李耆卿之碩畫，殆不堪設想，馬得重興。自來草莽之中，獨多奇特之士，未必非留學歐美者，即能有雄才大略。李氏讀書不多，且服務於錢莊中，但亦能創造其奇蹟，要在運籌熟思之得當耳。李名錫純，丹徒人，一謙謙君子也。早歲旅京師，受知於張季直梁燕蓀，得服務於交通銀行，升至南京分行經理，深為歷任督長所器重。民十三，江蘇省長韓紫石國鈞力為保薦，出任江蘇財政廳長，兼江蘇銀行總經理。履任以後，力謀工業發展，適逢南通在不景氣中，遂與蘇省巨賈商定，選徐靜仁繼張孝若而任大生紗廠董事長，李任常董。大生紗廠擁有紗綻十三萬餘，幾有臺省現在紗廠十家之數，呼籲上海銀行界貸款，乃有大生電廠之興建，布廠之擴張，奄息的煙函，遂勃勃有生氣。小試既已奏效，更復活復新麵粉廠，仍請銀錢業組織福成銀團投資，李任銀團理事長，未幾麵粉

大量生產，江北一帶之需要麵粉食料，均由復新供應，可減少一段運輸，先賢慘淡經營之各廠，得屢續不斷，李氏之功，不可沒也。李在財廳任上，對於省庫收支，擘畫甚周，尚能平衡，後因北伐義師東進，退位乞辭以讓賢，其事蹟仍留人以記憶之。

腴廬特郵

湖南唐腴廬，卒業於聖約翰大學，留美深造，與宋子文有同學之雅，旅居大陸時，感情甚洽。民十七，國府初設，其時國府人才甚缺，宋即延攬唐為機要秘書，出入與共，不亞於孔庸之遇李青選也。唐為譚氏快婿，時譚組安主行政院，因此名滿都下，無人不知財部有位倜儻之唐秘書。宋以規畫調度，居常僕僕於京滬道上，唐必隨行。適因院令屬行禁煙，而上海為煙土之銷納口，故仍徵取特稅，為寓禁於征，將提高加倍征稅，遂招奸商怨恨。某夏季，宋唐自京乘夜車抵滬，皆御白色呢帽，甫出站，即聞呼「白帽子」，砰然槍聲一響，宋知禍迫，迅將帽遠拋，匍伏人叢，蜷縮在地。詎知連續發槍，唐即慘呼仆地，傷中要害，軍警聞聲圍集，羣匪遠颺，唐已一瞑不醒，急遣車弁送殯館，唐夫人聞訊，哀痛絕。宋以唐之遭禍，完全替死，大有伯仁由我而死之慨，除百端慰藉其夫人外，急謀特卹。但部章規定，殉職卹金，至多不過一年俸金（約六千餘元）為數仍微。宋籌思無計，因其兼任央行總裁，迄未支公費津貼，乃令央行將其四年應領各費付帳，得五萬七千元餘，加部中特卹，及同仁賙金，併送其家族，約美金三萬。如宋之遇唐，可謂不薄，而國府人物，如唐之遇難，亦可稱絕無，斯實異聞。

德霖居積

鎮海賀德霖，為日本帝國大學法科高材生。民初返國，任鹽務署參事上行走，始與李贊侯思浩通鄉誼，訂鷄約之歡，頗受李所賞識。其後，李任財長，賀思想敏捷，手腕靈巧，集旅京寧波同鄉，醵資五十萬，創設東陸銀行於施家胡同。專放財部墊借款項，經常約有百萬，其押品，均由各外國銀行以開餘作為擔保，逐月結付從未延欠，因此獲利甚厚，成為李長度支時之外府。賀善交際，手面極闊，部曹同人，均沾其惠，咸稱之曰阿德哥，在部中無處不熟，頗為融通。安福系敗，李受通緝，東陸自動收歇，以盈餘分配股東，每股約得三倍之利，印象良好，為人稱道。於是人知德霖之善居積，引起注意。民十一，張弧任財長，堅邀其任財次，是為脫離皖系轉為直系盡力，佐助籌畫，頗顯身手。迨馮軍倒戈，政局由段氏維持。賀德耀因與閻外有誼，出而組閣。賀即被任為財政總長，駕輕就熟，一展經綸。惜乎斯時國民軍，被奉系所敗，退往西北。賀被迫遁入東交民巷使館而免。民十七，歸海上，投效於國府，未有位置，祇任幾家商業銀行董事，所幸前此居積，猶可作海上寓公。迨改革法幣頒布，孔庸之部座，以賀盡勞於推行，不無微績，始聘其任中央銀行顧問，至抗戰勝利，猶在其位。

航琛建樹

四川財政人物，民國以來，在位最久者，當數劉航琛，前後約十五年，於是成為川省政治重要角色之一。在民十七以前，川省組織並無財政廳，而稱財政處，劉氏在劉湘主掌之下，已任處長，管理全省庶政。劉卒業於北京大學，後曾留日，歸國返籍，與聚興誠楊家，頗相交納，於是漸露頭角。因學識有素，手腕玲瓏，為人器重。民廿一，中央整理川省政務，行營開駐，劉應對各方，僕僕京渝，不遑寧夕，一切隔閡，皆迎刃而解，聲名顯赫，人多敬畏而側視之。抗戰軍興，中央遷都巴州，劉翊贊中樞，常有達白。迨後為籌劃餉源，開始發行節約建國儲蓄券，鼓勵民衆輸將，時華北東南各省，皆次第淪陷，重心當在川黔滇桂湘陝甘七省，而尤特別着眼於川中。航琛負責勸募，成績特佳，超過預定目標。其成功之因，以當時川省各縣縣長，大半皆劉氏學生，劉躬赴其地，責成其勸募數額，應照預定數目倍之，於是皆循此以募。民衆愛國熱潮，極為高昂，故能得之望外，不可謂非一功績。勝利後，劉出主經濟部，在風雨飄搖之秋，所用非人，遂至負咎不少。在臺辦理利濟公司，又因不善經營，以致積債累累，竟成侘傺。但聞其曾與人語，如果反攻成功，當再從頭做起。相信其有人和的條件，必能否極泰來，姑為紀之。

心彬競秀

民國以來，財政圈內人物由科長，而擢升次長，在國府成立以後，實未曾有。而民十五以前，北都施政時期，却有幾人，即海寧張心穀競仁與慈谿沈定九濤昭是。茲先述張氏。心穀服務財政部公債司長第二科多年，早歲與弟彬人同留學日本，分習財政經濟與鐵道管理。民初歸國，各在財交兩部供職，為該部重要份子。惟彬人建樹較多，未及五年，已由科長升至參事，交通界無人不知張競立之聲名，但以官位論，則僅一度代理路政司長而已。心穀自民三至民八，雖佐助公債司長盧學溥，未曾擢升，不過規畫發行內國公債，頗多貢獻。迨民八，盧氏升財次，始代替盧主公債司，駕輕就熟，應付得當。徐蘭人主政，皖直兩系互爭政權，長辛店一役，皖系敗績，直系遂過問朝事，力舉劉恩源任財長，劉謀熟悉部務者為輔，心穀遂被擢入選，由公債司長而升財次。該司在三年以內，產生兩位次長，成為部中最紅之一環。然時不我予，直曹賄選成功，出主中樞。財長由其僉臣王克敏執掌，心穀在位，不及一載，而財政困難，亦無法展布，即告辭退。後在善後會議，財政整理會充專門委員，以助李贊侯而已。彬人雖未大顯，始終在鐵道部有地位，弟兄競秀，彬人享名甚久，似較心穀為美滿也。

實 賦 建 功

在吳國楨辭去省主席，中央命令院長俞鴻鈞繼任，財廳一席，由今財長徐柏園，出席難鉅，副之者為陳寶麟。陳君之出，人或不知其經傳，實則陳是於國家建有功勳，忠貞愛國之良臣。陳君為北大高材生，卒業後執教於各中學，頗為諸生所尊敬。國府成立，高試及格被任為寧波縣長，極有政聲，在位十年，中央因其治績斐然，傳令嘉獎。抗戰初期，調升浙江省政府主計長，並監督地方銀行業務，渝府對第三戰區金融安定，頗致嘉慰。勝利後，遂擢升浙江省財政廳長。在陳儀謀叛之時，寶麟已將省行所存金銀，悉數儘量移送近海之行處。及上海陷落，浙府已議決遷定海，金銀隨之移轉，可稱毫無損失。自韓戰發生，為整個戰略，再決舟山撤師，以保臺澎，因此存在定海的金銀，均予運回祖國，並省行庫存，一併帶來，為數雖不足三萬餘兩，但是未曾資匪，保存金融要件，為大陸上所有各省的財政廳長，絕無有第二人能如此做法，其有功於國家，亦是僅見。陳於來臺後，未曾供職於任何單位，及俞接主政，始選拔任財副。俞拜閣入相，復調其任於酒公賣局長，完全本於國家登錄，慎用賢才之意，非偉進者，所可比擬也。

永江傳世

民國肇建，四十餘年，凡當一方之重寄，而能施政於民，使其安居樂業，聞
聞安謐者，奉天王永江，可稱得起確有此才，堪入循吏矣。永江籍隸遼寧，民初
供職於省署財政廳，以幹練稱，為歷任廳座所賞識，漸次傳說，寧聞於關外稱雄
之張作霖。時值關外幣制，除中交兩行鈔券外，僅有奉票，但以發行基礎未固，
滙落頗鉅，東三省官銀號因此極脆弱，展布不開。主條陳多兼以上，張即以示詢
左右，皆甚贊同，楊宇霆尤亟稱之，始辟為財政廳長。王就任後，整頓奉票，先
定限度，次則與天津直隸省銀行，洽商交換匯兌，互有定額，達額軋兌，再與中
交兩行約定，凡納賦所收奉票，如超過某項數額，方可劃撥。奉票流通，既不泛
濫，且可滲流入關。商人攜帶購貨，官銀號因匯割關係，得收匯水，事遂大定。
奉張賞王之才識，保充省長，官銀號事，委之閻澤溥接任。王就省長後，對於內
政，盡善改施，以安居樂業為謁的。當清末季，關外盜賊蠭起，民不聊生。王遂
年整治，人口增加速度甚迅，盜賊漸次絕跡，東北亦遂富庶，雖介於日俄之間，
但有關國防，皆次第興辦，所練軍旅，亦兵精馬肥，奉張遂起問鼎中原之企圖。
第一次助直攻皖，王卽諷勸，再待生聚教訓而為之，張不從，遽爾進兵天津保定
間，竟獲大勝。未及半年張氏又從楊宇霆之議，啓奉直之戰，永江苦口力諫，甯

願去位，卒不獲允，此役未及半月，奉軍大敗而歸，張始信永江之灼見。越兩載，直系聲討奉軍，兵迫山海關九門口，戰爭甚烈，已將敗退，幸得馮玉祥叛變而轉勝，但王已謝世。張氏回到關外，對其遺族撫卹甚厚，惟從此奉軍轉入濱渴，不能自脫，而關外情形漸趨紊雜，以至九一八之變，即淪喪矣。

德溥治績

抗戰軍興，中央改組陝西省政府，任蔣銘三鼎文為主席，並任王德溥為財政廳長，後又調充為秘書長，最後改任民政廳長。此次俞揆組閣復擢為內政部長，其經歷與治績，或為人所不知，茲約略述之。王為遼寧瀋陽人，卒業於奉天法政專門學校，初則浮沉於市政機關，無大名。民十九，當東北軍人劉冀飛，主持察哈爾行政，王經介薦，始任地方法院事。劉因逮捕中央黨部工作人員事，受張學良的聲斥，感覺無法以自圓，即移送法院，囑其審慎處之。王奉命辦理此案，判為無罪釋放，各個返京復命，陳果夫大為贊賞，遂擢為察哈爾高等法院檢察官，推行黨務。不到一年，巨蠹斂迹，宵小潛踪，人人稱道。民廿三，調任江蘇行政督察專員，將蘇北兩大巨患，用軍工治淮，疏濬淤塞，水流暢通。祕密進剿，擒獲匪首，瓦解匪黨，地方肅清。當其在陝任內，根絕鴉片販售，把毒氣掃蕩甚力，因此事而罷官，中央知其受屈。民卅一，由周鍾嶽敦請，出任內政部常次，勝利後始卸職，改任全國禁煙委員會主任委員。其後參加競選，當選立委。王氏雖任財政廳事甚督，但其從政，廉潔自持，不治生產，待人誠懇，嫉惡如仇。處事條理分明，尤主勵行法治。在今日求賢若渴，余於其治績，不得不為世人告。知其致力國事，要有勵精表現於後。

石父好龍

慈谿舒石父，一名厚德，年十九，已卒業於日本士官歸來，大約為第二期優秀人才。清末即廁身軍旅，光宣之間，在閩疆充混成旅參謀官，今福州沈文肅公葆楨家祠，有所獻匾額，其署名有舒厚德也。民初，故滬督陳英士，聘為參謀。光復淞滬，贊襄戎機，著有勳勞。政府改都，舒知袁項城心懷不測，於民黨多陰害之，遂辭軍職，改就銀行業，中國銀行當局，慕其名，先後聘任太原福州二行經理，從該與銀行結緣。國府成立，又被派充參軍，舒因其父為牧師，素性喜辦慈善事業，遂為世界紅卍字會盡力，專辦賑濟五六年，當時受活者以萬計。迨顧墨三奉命主江蘇省政，中央特簡舒為財政廳，是為欲整理與謀展，借重其才。無如舒賦性淡泊，而好清閑，履任之始，即感一切繁雜，與各方阻力，不勝其疲。故僅就三月，即告乞辭，改由趙棟華繼之。嗣後陳公俠在閩頗驕專，孔財長為謀應付，延聘舒主持福州央行。舒以曾客八閩，視為第二故鄉，亦欣然允就，在職約有九年，雅負時望。民卅七，以心病猝歿於閩侯，子舒適，為治其喪，歸葬江灣。舒能文善畫山水，且寫字近黃，而亦能唱。客閩時，一切侍應，喜用俊童充廝役，間有姣好如少女者，客至，皆彬彬有禮。或有謂其與易實甫同鄉，亦好龍之君子也。

漱六苦位

民國以來，凡是一省的財政廳長，為省府重要之一環。督軍省長，寄重任於財廳。中央之任命，亦十分慎重，要以能與督省兩位，得到合作。再則籌款催稅與必須有相當魄力，非等閒也。但其責如此繁重，然而謀者仍衆，迄未聞有不願就而迫之者，有之惟宜興陳漱六，的確苦於此位。漱六名藝，久客關外，初任瀋陽交通銀行副理，以勞績升經理，約五六年。在瀋頗露鋒鏟，與軍政要人交接，極能融乳，省長王永江甚器重之，因此得受張作霖激賞。聲勢之盛，大有睥睨王侯之態。江浙人士，在關外從事金融業者，當以陳為翹楚。可是好景不常，自盧齊戰爭後，奉軍南進，驅齊出走，由楊宇霆主蘇。朝野正以蘇人治蘇為口號，陳以桑梓關係，在此口號之下，被迫任江蘇財政廳長。奉命之時，雅不願就，以老帥之意，無法擺脫，實苦其事。接任以後，值東南兵燹甫定，瘡痍滿目。財政收支，難以部繕完成，正竭力以赴。不意楊氏驕專妄大，疏於防務，藩籬盡虛，孫傳芳假借秋操之名，率軍潛渡，由太湖之濱，直薄白門。楊無計應付，倉皇夜遁。陳以東南再失，祇得銷聲北還，迄無相當地位。在位三月，深悔南歸之非計。難回顧外，重振往日之威儀，頗引以自憾。

津門澤蕙

建國以還，國府人物，隸籍於天津者，固有多人，但皆不及高澤奮凌蔚，鍾蕙生世銘為最，因寫津門澤蕙。論兩人在財政界歷史，高不及鍾之久遠。然以地位言，高以善權變，官階較鍾更顯達。高係遜清舉人，張之洞任兩湖總督，辟為湖北武備學堂監督。清末，復充湖南提學使，旋任布政使（即現在民政廳長），因與湘籍人士有往還。民二，熊希齡任財長，保舉高為直隸財政廳長，其時省府設保定，曹锟以第四師師長駐蹕，復與曹結縭紓之交，為後來攝閻淵源。徐世昌主政時代，即任財長，頗賞識名伶言菊朋，為其設法在內政部供職。曹锟繼徐當國，高調充內政總長，拔言氏為僉事，與劉恩源捧蔣君稼，程克捧朱琴心，吳毓麟捧尚小雲，同謂四大官派之老斗。迨孫寶琦以忤李彥青而掛冠，高以內長兼攝國務總理，至馮倒戈始去。鍾蕙生在光緒末年卒業於北洋大學法學院，旋即奉派留美，民初返國，即任鹽務稽核所坐辦。民五，始調鹽務署秘書長，與項微塵嚴伯玉同為研究鹽政之起草專家，在署素為歷任財長所器重。民十，任財次兼鹽署會辦。民十一，代理財長，迨王克敏履任乃辭。鍾服官財部達十一年，釐訂法規，無役不與，其才學堪以留紀於國府，終以不恃奧援，見斥於北府，論者惜之。

伯 棠 雅 望

吾浙江省會，歷在杭州，古稱錢塘，因五代時，吳越王錢倣建國於此。迨高宗南渡，定鼎建都，文化之盛，實勝姑蘇。民國肇建，浙江省黨人立功尤偉，而秋瑾與徐錫麟更著，昭垂史冊。但於仕途，官階顯赫，除軍旅各將外，要以孫寶琦為最，所謂攝閣重臣。其時旅居舊京，聲望與孫幾可相埒者，祇有汪大燮伯棠而已。汪為避清孝廉，光宣之間，已任郵傳部左侍郎，因其學識恢闊，見地遠到，嗣後出任駐日本公使，為民國成立後之第一任，旋內調由章宗祥繼之。袁項城主政，特任外交交通教育各部總長，以處事和易，持己清廉，頗雅負時望。黎黃陂代攝，重其公平持正，調為平政院院長，等於監察各部，凡各部之貪污者，得由人民向該院控告，由此汪之聲名，為人所憚。徐東海當選，以汪為在清代時之袍澤，欲謀財政上之開展，辟為財政總長。無如汪雖折充使節，計劃築路，整頓學校，多有微績，獨於財政竟無從展布，所謂貨殖之學，非書生所能精。終因受不了軍閥的逼索，在位七月，自請乞辭。汪雖掌度支，但一介不取，以視王克敏之婪索，真有雲泥霄壤之別。浙江省旅京士大夫，對同鄉中，最尊敬者，惟嘉善錢能訓幹老，錢塘孫慕老與汪伯老，皆避清之舊臣，民國之顯宦也。

芳浦多才

政府南遷，金陵建都以後，百粵財政，以北伐供應，不無支絀。自從選簡任區芳浦為財政廳長，始運用其恢略遠猷，凡有以贍軍而阜民者，皆次第展布，以致漸就富庶。茲摘述其簡史，以明瞭其多才。芳浦名普春，世居廣東南海，幼承庭訓，經史皆習，書法學柳，而得神似，間作山水人物，着色淡雅，亦為人所稱道。稍長，攻讀於兩廣高工。民初，就東莞德慶五華各縣幕僚，簿書之餘，研討政治經濟，始於財政之盈虛，能本末兼賅，條暢治理。民十五，受知於陳伯南將軍，由政訓處秘書，而擢升至政務處長，旋兼梧州市長，政績炳然。迨其出任財政廳，調度得宜，餽廩機糧，既無宕佚，其他制用，通變合度。於是豐省庫程，帑積微贏，遂建設兵工製糖製紙紡織肥料各廠，工業熾盛，蔚為物阜民康之象，在政四年，頓使羊城重興。迨解組綬，出洋視察，歸國即創辦國華銀行，於一七八倭難，貢獻至力，其後絕意仕進，專意經營工商，拓展教育，引為己任。卅七年夏，時勢已趨艱危，中樞勉其復出，以圖共濟，仍再任廣東財政。區強為拜命，竭忠盡智，心力交瘁，受事僅兩月，而腰脅感疼，醫者斷為癌症，力勸赴美療治。經親友協籌費用成行，醫治多月已告大瘳，不意以消化器能失効，卒於四十一年春病歿在美，深為可惜。

任君好古

民國初年，北府財政界人物，於公餘散位，聲色貨好，輒不外乎套公債，與
稱蒲浴游而已。對於習詩學畫，直渺乎其微，而愛好詩畫者，厥惟崇明金任君煥
章。金早歲卒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即服官財部，為人清勤穩重，溫和謙恭
，司長盧學溥賞識之，民五始充公債司第五科長，頗有勞績。迨李贊侯第二次再
任財長，始擢升為庫藏司長，應付鈔糈，極能勝任。金之家庭，因伉儷情篤，故
平居消遣，凡聲色貨物，皆淡然不嗜，獨於詩畫，則酷愛之。時同官於司者，尚
有常熟孫師鄭雄，秀水朱仲璋辛彝兩君，均為名孝廉，於詩特工，適因署外有海
棠數株，每歲報發綦多，殊為美觀，即以棠為名，組織棠陰吟社，每半月唱和一
次，從而入社約有六七十人，歷五六年而不輟。金家頗小康，宦囊所入，不時在
琉璃廠，搜集古畫，由汪蔚山秦大鈞助其鑒別，經年累月，所收不少，每週將各
名畫懸之客廳，一月更換四次，琳瑯滿目。招集同袍小飲以觀賞。復於習詩之暇
，又組春明畫集，一時同好者，有廿餘人，每月必須畫冊頁一幅，以十二幅裝訂
成冊，由輪值者收藏。其中以習山水者為多，惟上海秦夢九之花卉，與桐鄉夏貞
叔之仕女，為較別緻。國府成立，任君被南歸，應徐寄願之約，任浙江興業銀行
總務處長，從茲脫離國府，而轉入銀行之藩籬。

耀東精鑒

財政界人物，在清末雖有翁叔平曾主戶部，但部中曹隸，仍以常州籍者為多。至於蘇北，則楊泰東鹽四邑，終無傑出之才，惟兩淮為獨秀。迄民國，則金融界巨子，兩淮可敵鎮揚，而於財政更有密切的關係。淮安朱耀東廷昱，為清末孝廉，後又留日攻財政經濟，與談荔孫周作民等均是同學。民初服官鹽務署，改革鹽政，曾有規畫之勞勳，故升遷至總務廳長。在羅鈞任主財長時代，被派代理財次，完全一步一階之擢升。朱君生平，對於字畫碑帖，頗有研究。每逢故宮開放，輒往參觀，以致宋元明清之名人墨蹟，所見甚多。而眼力審別，遂大有增進。琉璃廠中之古董店，遇有流散外售之字畫，輒先送其寓。即朱不欲購，亦請其審定真贗，於是耀東精鑒，凡玩字畫之達官，多皆知之。惟碑帖則不能絕對肯定，因翻版充斥，辨別為更難也。朱收藏字畫，亦相當精美，及罷官以後，僑居海上，並未再登仕版，僅在銀行充一二董事而已，後因生活漸高，不得已將其較次之品物，割愛出讓，為數也不少，遂流入人間。抗戰前已以體弱，得胃疾在滬逝世，如此看來，其精鑒字畫，轉為其生命之累矣。但其子姪輩，皆廁身財政金融界，能自立，並有微名，亦可自慰於泉壤。

範五度支

庚子拳禍，釀成八國聯軍，迫攻故都，喪師辱國，訂約議和，賠款四百兆。獨美國應得部份未收，退回吾國，撥充清華學校基金，每年派遣優秀學生留美，是為留美求學之開創，中西文化交流的始端。但每年派遣人數不多，清華基金，因此日積月累，數額特別龐大，為各銀行所爭攬，以其存入多而支出少之故。董其事者，為外交部蔣範五周叔廉兩人，於是各行尊之謂財神，清華基金為各行所耽耽虎視，蔣周兩君，亦成中心人物。蔣名履福，吳縣人。周名愷，上海人，為曹汝霖之妻弟。迨金陵開府，兩人之出處異趣，周因曹之介紹，曾在匯業銀行任襄理，改在交通銀行滬行副經理。而蔣以昔日管理基金有力，為財部所盡知，於是宋子文延用，任公債司長，始正式筦理度支。因管理清華基金，各銀行皆例有致送車馬費，以酬其助，故範五生活，已可解決。自任司長以後，力求公債庫券整頓，遂有統一公債發行之計畫，雖非蔣主其事，但亦參與此劃時代的債券整理計謀，不無微勞。迨後孔庸之接任財長，範五自願乞休，而此缺遂選拔在豫有功於財政者，尹任先繼之，惟尹之老成遠謀，並不能勝之。不久，又復外放三湘。但範五才能，已留念於國府，為後來所熟知之。

霑青老吏

民初，先大夫服官幣制局，余隨侍京師，因之財部俊彥，得常相謁。其時公債司各科，多係留日歸來新進，祇有第一科張霑青，為度支部舊人，在部已近十五年，堪稱老吏。張於部中輒聞，頗為熟悉，關於野史所載，凡每次奉命開庫一節，所有庫丁，皆裸體以進，但仍有弊，其藏銀之所在，輒在肛門，神通廣大者，可以偷銀十兩，以至十五兩，可計其腹地之廣，張確認其事。庫丁名稱，以後各銀行皆沿用之，至上海則統稱老司務。又前門外珠寶市一帶，爐房林立，余初不知其所營之業，後詢問其事，張云，此種爐房，皆專為大內熔化銀兩，亦如造幣然。銀兩分五十兩十兩五兩數種，其五兩以下者，每年不過准熔一次，經常熔者，即此三種，每屆熔製，由部派員監臨，爐房款接，有如侍奉大吏，不敢有忽。銀兩皆蓋有經熔字號，以之流通。未奉准者，不能私熔，如有違犯，查獲格殺勿論，無赦宥者。至於各省解庫綏銀，亦須由部指定各地爐房辦理，不能更易，非常嚴密。市場交易，仍多以銀票代之，藉免攜帶之煩。迨至奉准鑄元，則禁券存款，不做放款，霑丈言之，如數家珍，頭頭是道。所惜張氏老成忠厚，未多顯達，終其身，官至會辦而已。

鵝青數奇

民十以前，財部曹員之能精通英文者，並不甚多，即當時外交部，亦感才缺之苦，因此吳縣衛聽濤得見賞於曹潤田之稱許。其實公債司之吳縣朱鵝青祖鑑，固不遜於衛氏，而後來之改任鹽務稽核總所事，要亦其才學足稱也。朱氏則於清華卒業後，被選留美，頗有俊秀才幹。歸國即服官財部，為人靜默寡言，不喜活動，但翩翩風度，彬彬舉止，偶喜涉足曲巷，平章風月，殆是純為蘇州之貴公子，無粗鄙之氣概。自民三迄民九，鵝青仍是老僉事，未補一缺，朱亦處之泰然，毫不熱中求位。迨張競仁出任財次，衛聽濤由會辦而升司長，朱始被任科長，後升幫辦，已十年京曾矣。國府創立之始，財部之一班僉事主事，紛紛率先南下，以爭祿位，均求得高官，獨朱屹然未動，部署移交，檔案無缺。民十八，來滬上，鹽務稽核所總辦朱庭祺，慕其才，邀為幫助，朱氏始得伸其積鬱，展其抱負，不再數奇。按照鹽務機關規例，新進人物，例不得高位，除非國家任命之，鵝青以總辦所特邀，故由祕書而為幫辦，僅半年耳。余紀至此，憶及從前為政者，胥皆視主宰之自何學歷，則同學方有職位，否則清華留美，亦有老死牖下。如宋子文主財時代，則聖約翰之英俊，皆飛黃騰達，此在世界各國，均有此趨勢也。

曙岑顯能

民初財部京官，大率為前度支部舊員，但以政制維新，因此有部份的歐美留學歸來，以及日本學成返國者，於是成新舊參半的現象。惟遜清所舉外債尚少，迨乎民國肇建，各國有意扶助此新興之共和國家，不斷訂借。新進的部員、不善於鉤稽，而舊有的京曹，却不懂於如何還本付息，財部當局大感其煩惱，隨時注意物色選拔能才。其次為急須與外交團結算二筆借款本息，極為繁瑣，必在二日內算出送府交議頒發，次長李寶侯大為焦急，遍詢各司有能充此任者，均無以應，獨公債司以杭縣徐曙岑行恭上薦。徐以幼年，曾服務錢莊業，練習珠算，既熟且精，對於此事，頗盡所能，僅一日半之時間，將此數筆借款，某月還本多少，付息若干，列成一表，約計七八十筆，事竣呈上，毫無錯誤，部座次長大為驚賞。徐畢業於杭師，後讀於南京高商，腹笥頗博，對於音韻，亦有研究，能詩善寫，文章挺拔，出口成吟，在司中已有令譽，不料却以此而顯達。半年後，先補任主事，旋派代第五科長，專管公債本息，而為棠榭吟社之中堅。後於顧維鈞兼代財長時，曾擢代公債司長。國府成立，徐以承徐寄顯之邀，改任杭州興業銀行經理。抗戰初，曾為維持桑梓關係，一度出任浙江省財政廳長。迨上海陷落，即辭職隱居滬濱，未曾為敵僞作張。勝利後，改入中南銀行任總稽核，從茲廝身金融，不再作政治生涯，以謀終老。

武漢古稱江夏

始於此。建國以後無如宜興賈果伯之治經濟。民初服官國府定都後，知兩，歷經夏斗寅、何氏理財方針，不外一，不使積欠與壓介每任主席，對其充省主席無所顧慮，以待弁較切。抗戰時則盡人皆知。贊有子々亦有著述。賈隨政府廳長所不及。政府

平湖有金

浙江省富庶，偏重浙西，杭嘉湖三屬，絲綢魚米，遠饒浙東。而嘉屬各縣，尤以平湖海鹽為最，有金平湖銀海鹽之稱。平湖地接乍浦，居民以漁織為業，多係小康。且文物亦盛，歷來達官不少，余之所記，為清末民初之金錢孫兆善。金係清末孝廉，民初服官財政部，以資歷甚久，後升賦稅司會辦，旋代司長。博學多才，精於考據，尤善寫詩，曾有著述，關於財政學之闡發，常有貢獻，與宜興黃果伯士毅，同為一時瑜亮。近四十年間，嘉屬文學，此老當稱巨擘，允無愧色。而賦性淡泊，不事營利，自北都撤治，歸隱海上，專事國史庶政之考據，閉戶寫著，洵是罕有。敵偽時代，一再被脅，寧死不就，其氣節可以稱尚。國家如多此種人物，則漢奸匪奸，亦不致再有，所惜舉世滔滔，其鑄營自私之輩，喪心靠攏者迭見。金有三子，長問源，曾服務中央交通兩行，對於全國公債歷史，瞭如指掌。次問泗，隨顧少川歷充國外使節，為外交界之人才，迄今猶任公使在位。三問洙，係聖約翰畢業，迭任復旦滬江各校執教，約有十年，在學界頗有令譽。平湖金氏，父子在社會，皆有聲望，而為嘉屬增顏色，特為寫紀，以作異日之史乘。

合肥龔仙

民十以前，吾國財政界人物，以才識魄力論，余前曾定為熊李，以其對財政較有計劃，有所表現也。此外另有一人，以財長而兼任內閣總理，以地位論，不當弱於希齡思浩，所惜者為無具體政策，以致未能並稱，此人即合肥龔心湛仙洲是也。龔為清末監生，服官京曹，曾隨使去英。光宣之間，歷任廣東按察使，雲南提法使，廉欽兵備道。民初忽拋棄政治生涯，充漢口中國銀行行長，約有年餘。民四，轉任廣東財政廳長，未幾得同鄉段芝泉援引，升任財次，後辭去，由李思浩繼之。民七，錢能訓組閣拔擢為財長，新雲鵬繼錢，未予連任，嗣後漸退，由龔兼代內閣總理。其所以如是走紅，良以清末為官，與徐世昌氏有雅誼。為人和易，各方均無惡感，有好好先生之名，均予欣賞，此所謂官運亨通者。龔於任財長之時，即約李士偉馮耿光等，創辦中國實業銀行，以作退步，由董事會選任為總理，故甫離政治舞臺，即入圓海，人仍稱之為仙老總理，實不可謂無自知之明。龔在中實約有四年，迄北都撤治，重心移滬，因改組而辭。然宦商所積，已足娛晚境，優游歇浦，怡然自養，亦明哲保身之士也。

小松忠徐

武進張小松壽齡，清末舉人。民初，服官財政部。熊希齡組織超然內閣，熊自兼財長，辟舉為財次，民五始罷官。民八，任全國菸酒事務署督辦，規畫於酒各稅項目，可稱為管理菸酒之元始。在任約六年，後為河北張英華接替，於是該署號稱兩張。小松於清末居京師，曾拜徐世昌門下，頗受徐賞拔，極為信任，因此得久居於位。當中華懋業銀行籌備之始，徐氏投資十萬，菸酒署就餘剩款項，亦撥五萬，其條件為應選張氏充常務董事。結果徐恩元為安排上海富商，未有空額，而謝絕張氏，請其原諒。徐知其事，大為忿怒，即飭總理錢能訓退回資金，而於酒署以未交欵，亦退出股東，此事竟成僵局。幾經疏解，由小松署為兩員，派以副理地位，徐欵方免免提。而小松所屬人員，亦即東海之戚屬。迨後懋業沒落，東海極悔當時不堅持小松參預，以致盡落福州幫掌握。事雖極微，可見東海之倚畀，與小松浮沉財政界近十年，蓋有所自也。武進為蘇省財政人物之薈萃區，自張久官財政，於是國府成立後，蔣尉仙、李培生、李輝蓮等，人才輩出，固不無與張亦有淵源，造成後來之鉤爛。

譽虎沉汨

番禺葉譽虎恭綽，為民國以來類似馮道之流，自遜清服官，以至參加洪憲僞政，北洋政權，國府備位，卒投入匪幫稱臣，年已七十有五，其沉汨功名利祿，不尚忠節，以近代之雅才，而如是其變，洵亦可哀。葉為廣東番禺捕屬人，係名太史葉南雪之文孫，南雪主講越華書院，著有清代學者像傳，為具有價值之文獻。譽虎以十八歲應縣試，與胡漢民汪精衛同入邑庠，馳騁文壇，互爭角藝。清末胡汪赴日本，隨國父謀革命，葉則赴京捐官，服官郵傳部，受知於梁士詒，由小京官主事員外郎，以至郎中，年僅三十，等於青年之司長。民國肇建，袁世凱就大總統宣誓，其誓文為譽虎手筆，故擢拔為交通次長，與梁組織所謂交通系，其後北洋政權，翻雲覆雨，造成數次爭戰，皆有插足。尤以出關謁奉張，掀起激烈之奉直交聲，為最特色。民六復辟之亂，葉以提交行欵助餉糈，段芝泉攝閻，因再造共和，擢葉為交通總長。民十，吳佩孚擊敗奉軍，梁士詒卸閻赴日，譽虎隨行，旋即南下赴滬。與鄭韶覺二人，負責與奉張接洽統一，現有國父致葉鄭遺墨，存於紀念堂中。其後國父器其才，任為大本營財政部長，以鄭洪年副之，終以無成就，不久辭謝以讓。國府成立，嘗孫哲生任行政院長，曾以葉充鐵道部長，僅二月而改組去職。葉氏頗具才能，能書自成一格，善詩頗冲澹，惟極

熱中，十年來閒散無事，心終快快。共匪踞大陸，葉適寓香港，終因不甘寂莫，悄悄投入僞朝，不意僅得文化委員會副主任之缺，聞在北平道上，手攜公文袋，步履龍鐘，不勝其無車之歎。

劍秋老練

民初財政，自袁項城謝世，其掌營人遷，亦較大異。黎宋卿所用之員，比較穩練，而派別色彩極淡，故交通系安福系健將，均未能抬頭。當其繼袁而再任總統，選用武進趙椿年任財次，亦是一例也。趙字劍秋，為清孝廉，會試入闈，成進士。光宣之間，已任工部主事。黎卸武昌軍事，入京任副總統位，劍秋為人老練通達，被黎所知。因之偶有宴會，常相晤對，久之成為幕中人物。當武進莊恩
誠歸寬，辭去江蘇軍務，奉召晉京，袁項城特任為審計院院長，以徐恩元副之。徐甫自歐美歸來，自謂為新人物，凡批閱公文，輒即判行，並於副院長畫稿一欄，作擘窠大字恩元，約近寸餘，意氣甚盛。莊於文稿右方下角，寫蠅頭小楷思誠兩字以應之，其積不相能，院內同官均熟知其事。徐卒因不安，呈袁辭去，改就幣制局副總裁，時梁任公充總裁也。徐辭後，改派趙椿年為副院長，莊趙均是武進同鄉，且曾為遼清故吏，而辦事老練認真，故相安無事，審院寧靜約有六七年，諸官皆敬服。迨黃陂調其充財次，所惜再任總統，於法無根據。而直系將領王承斌逼宮索印，黎即罷任，曹錕入繼，劍秋因其用王克敏，不願合污，乞退南歸。審院之莊恩誠，適亦因老請辭，二人同返故鄉，相與隱居終老。

作民自鬱

一失足成千古恨，古來多少名人，均有甘蹈此轍，淮安周作民之向匪靠攏，殆為今日鐵幕之一粟耳。周的一生，似於銀行界有籍籍名，實其作為，頗類政客。其與國府有緣，因受梁士詒之特知。民初，周自日本高商學成歸國，適逢梁氏受袁世凱賞拔，以避清遺宦，而任財政總長。周被辟為庫藏司長，備極寵信。周在司長任內，撥發各軍餉糈，獨與皖督倪嗣沖有聯絡，逢有需要，雖數頗鉅，亦予墊付，遂與倪氏結不解緣。其後卸任辦金城銀行，倪即獨撥付資金五十萬元入股，於是組織北四行，與鹽業吳達詮，中南胡筆江，大陸談荔孫，沆瀣一氣，見重於北洋政府時代。後之筦理度支者，遇事輒加諮詢，隱然為財部幕後之人物。周為人魄力殊大，敢作敢為，其扶助實業，協助航空，皆其特殊的表現，因手腕具有八面玲瓏，故在北伐未定以前，既與馮玉祥聯氣，但未遭奉張所迫害。國府定鼎，又能周旋宋孔之間。公債發行，必假手於民營銀行，俾可立卽收欵，以為調劑國庫之助。但各行胥屬江浙財閥，當局正予倚畀，轉移之間，坐收鉅利，作民輩得遂操縱之願，國府遇之不可謂不厚。抗戰前夕，曾隨吳鼎昌而任報聘日本工商之副團長，與日人更結淵源。京滬淪陷，作民被日軍挾送赴滬，遂與漢奸周佛海陳公博等相結納，任經濟委員會委員長，對於當時財政，每為借箸代籌，民

營銀行業務蒸蒸，皆受其益。當其在敵偽時代，已與共匪有默契，共匪既陷江南，作民悄然由港北上，一拍即合，被委為四行董事長，大權則仍操共幹掌握。心勞日拙，拱手以奉，終至憂悔交織，輾轉牀褥，心狹症劇發，撇手塵寰，此或始料所不及，九泉自省，應難瞑目。

步 唐 養 廉

余於從業上之接觸，始識延吉祝步唐先生，聞人言及，祝君從政執教，近卅年，以奉公守法，清廉自持，深欽其為人。在勝利後，曾被派為東北九省中之財政廳長，因共匪倡亂，未能到任，從虎口餘生，艱險備嘗，退至瀋陽，辦理重要工作，約二年，始來臺灣，供職省府，其忠貞為國，能垂後來，茲將祝君之功績，略為記述。祝君籍隸松江省延吉縣，為天津南開中學大學高材生，得學士位。民十二，南大畢業後，充吉林私立毓文中學教務主任兼英文教授五年，旋充吉林省立女中校長。民十八，官費留美，在威斯康森州立大學卒業，得經濟碩士。廿一年歸國，任北平大學法學院教授。卅二年始轉入財政界，先任石家莊統稅管理所主任。廿五年回京，任財政部所得稅籌備處委員，嗣即改任河南直接稅局局長，在此階段，對於稅務整頓，極有建樹。民卅二，因病乞辭，調部充專門委員，卅四年復奉派為甘青寧綏區直接稅局局長，冬間始特簡為合江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長，並兼充松哈區稅務管理局局長，及兼辦黑嫩興區稅務事宜。綜其生平經歷，在教育界約七八年，可稱熱心施教，諄諄善誘，尤其勝利後，為恢復毓文中學擔任董事，兩度冒險赴吉林省城，著力為其籌款，以資維持男女學生，約有千餘人。在稅務界供職，約十六七年之久，惟以守法養廉為躬行。當其赴東北接收時

期，曾一度前進至哈爾濱，終以俄寇阻撓，未能抵合江，但歷盡辛苦，幾瀕於危
，方始抵滬。中央又命其擔任東北行政人員訓練班財經教官，在此時間，關於接
收問題，徵實問題，紅軍票處理問題，流通券與偽滿幣比率問題，以及縣銀行設
置問題等，祝若發抒意見，貢獻特多，皆為處理財政者予以採納，實具功績。迨
其來臺，初則襄辦物資調節委員會事，後以改組為物資局，任財務處長，迄猶在
位，良以才學廣博，而處事公正，待人謙和，有以致之。

聽濤沉海

民十以前，故都財部，有一奇異人物，吳縣衛聽濤是也。衛名渤，自幼家貧，其母為人洗衣，積得微蓄，送子入學，聽濤力學苦讀，竟卒業於東吳大學。學成北上，因英語流利，始服官財部，公債司長盧學溥賞其才，拔升為第四科長。時曹汝霖任外交部長，有與公使及四大外國銀行交往，就部中選舌人，每皆不當意，商之於盧氏，盧以衛薦。會逢往訪英國公使朱爾典，曹偕衛往，歸來殊覺愜意，擬商調外交部。盧允隨時供差，仍留部，曹以不便故強，允之。衛固隨充舌人，於是都下外賓，幾無不識聽濤衛，遂名傳各部。嗣後盧學溥張競仁均任財次，衛代署公債司長，但自奉甚儉，不特未用汽車，即馬車亦不御，僅東洋車一輛而已。北都撤治，衛厭倦政海，應盧董事長約，進交通銀行，先在總處，後充滬行副理，時亦略有積儲。竟耀惑於上海股票公債套利之可圖，乃稍稍染指，初則數萬，繼至數十萬，每次必有收獲。因此愈做膽愈大，無所畏懼，最後至百萬，適逢有大力者，操縱市場，儘量扒進，衛以空頭拋出，無法交貨。而所挪借戚友者，已近現款廿萬，神經為之失常。或有勸其暫赴外埠游覽避風，衛遂決定赴福州，舟至溫州海面，時在半夜，自沉於海，遺書在船，哲人已杳，友朋聞訊，感為惜之。

藻園藏珍

紹興丁葆園，在遜清末葉，曾服官於度支部。清社既屋，辭官南歸，旋赴漢皋，經營錢業，因與京漢路局同人熟稔，頗能吸收存款，作申鈔現洋之經營，以是頗致多金。丁於服官京曹之先，一度曾在東三省督撫部下供職，遂與錢能訓有往還。民九，錢奉徐世昌命，與徐恩元籌組中美懋業銀行，以漢口須設分行，始選丁充任經理，取其得地利人和之宜。丁亦因識途老馬，欣然應命，盡其應付之能。丁生平無他嗜欲，惟喜藏碑帖，與廣蓄姬妾兩事。其所藏碑帖不多，但有絕珍，係宋拓張猛龍碑，為其旅居故都，斥銀五百兩所得。此帖收藏甚好，故一切紙背均極純潔，毫無蟲蠹之病。京中古玩各家，皆知此碑帖，確係海內孤本，在當時價格，即可值銀元七八千之數。或有商讓者，丁愛之如命，隨身攜帶，常予觀摩，不肯相割愛。丁逝世後，未知此本落在誰家。丁有妻妾三，於漢任事，年已過六旬，猶須日御兩姬，友有知其體格者，云是純陽高亢，非此則不足以健康，亦是異事。或謂其身後之張猛龍碑帖，初擬殉葬，卒以家屬反對而罷。迨至分析遺產，其第三妾，一無所索，獨求此碑帖，作為兩萬金，後來仍是另行改適，物亦隨去。信乎，片玉零縫，隨世亂而變遷，其所屬亦有定數歟。

子良苦俊

國府人物，在金陵開治以後，前後賢能迭起，但論歷史最深，當數中山宋氏。其大刀闊斧，經綸萬狀，允惟子文。然子良子安之雁行，其才技亦不弱，而翩翩風度，俊秀不羣，且或過之。子良初佐孔庸之創辦國貨銀行，在滬上始漸露峥嵘，國貨分支機構，次第設立，名遂大顯。自余惺奇輸誠中央，兩廣始得底定，中央改組廣東省政府，任黃慕松為主席，收回毫洋，實行法幣，派宋子良任財政廳長，顧翊羣為廣東省銀行總經理，一時叱咤，百粵肅服。黃於政務之暇，亦有醇酒婦人之癖，子良以俊秀倜儻，常參與宴次。因此有不少艷妹，多願奉以箕帚。聞有某女貌奇麗，習久不無有啞臂之盟，事後始知其有輕微麻癱之蘊毒。慕松亦因另染他姬，而獲斯疾，以救治稍遲，引起其痼疾，終以不治而歿任所。子良亦不慎染之，因遂急赴北平協和醫院診治，年必注射四五次，方得無恙。黃歿後，中央遴選吳鐵城繼任，子良與其政見，時有相左。迨抗戰初期，粵府內遷，子良因卽辭職赴美，於是顧翊羣因時制便，得暫行兼攝。迨李漢魂主粵，顧亦內調，番禺鄧玉琳，因以熟諳粵中金融，繼顧而任財政。綜計子良出仕廣東之缺，未有過失，終以俊貌，使太原公子，禍襄而來，轉以自苦之。

介執豪闊

民十以前，財部庫藏司長，為部中最要之一員，統籌全國軍糈，以及各部俸給，責既繁重，權亦可炙。因此司中有許多科長，以應付得宜，驟升司長，至於再任次長，實不乏其人，鎮海沈鴻昭，成功於先，合肥楊介執，繼踵於後，事同一轍，惟楊以局勢關係，僅位至司長，未能真除，似遜於沈也。介執為安徽望族，卒業於北大，留日攻政治經濟。民三，即服官財部，後與鴻昭分掌四五兩科，同為歷任司長所倚重，所以無論任何變遷，迄未易其位。鴻昭既擢遷，所遺司長之缺，即由楊遞補，一切作風，均與沈相類似，故亦得各軍駐京代表所歡迎，應付極能裕如。兩人在政治上的派頭，既是同伐；而其公餘消遣，竟亦同辦。沈喜博而愛冶游，楊亦復如之，不過楊之手面，尤更豪闊，每履平康巷中，呼盧喝雉，母戰幾回，其所擲近數千，毫無吝色。於是楊二爺所涉之家，燕語鶯啼，爭仰顏色，雖不及大漢奸王瞎子，滿灑金錢，但在其時，除軍閥以外，京中災官，無人能望其項背。沈獲艷妾于君，滿灑金錢，但在其時，除軍閥以外，京中災官，無人能望其項背。沈獲艷妾于君，其艷福亦不淺。乃弟允棟，曾任福建省及自由中國財政委員，後任於酒公賣局長，其行為與介執大異，溫和端正，精明強幹，有循吏風，但豪闊則不如之，堪稱兩難。

宣遠致重

常州宗氏，世代書香，差不多每代子弟，均有入泮中舉，惟絕少有在京致宦者。民國以還，宗伯宣仲遠昆季，均在財政界有名，亦罕見也。伯宣早歲卒業於南京商業專門，後在交大肄業。民四入京師，供職於財政部公債司，係高考及第，分發到部。在二三兩科先後服官，管理債券事宜，有幹練聲。先君隸部時，與之甚投契，故常相待見。當北政府於張馮互鬥以後，日趨暮境。革命軍正底武漢，揮師東指，經略皖贛，金陵開治。伯宣將欲南歸，先君即勗以任重致遠，革命必成，促其速行。後來南京財部，關於公債檔案，能知一切之祕，伯宣實有力焉。在寧未久，即升科長，擢會辦，以佐蔣範五。民卅，余遭先君之喪，伯宣存問周卹，有古道風，迄猶感之。乃弟仲遠，佐賈果伯主鄂財政，為其臂助，任第二科長，廳中繁劇之缺也。余時主武昌央行事，凡與省府有交接，多係仲遠為轉折，因此央行與省府洽辦公務，皆極順便，國庫與省庫，亦無爭歧，歷張岳軍楊暢卿兩任，以迄抗戰，均是無間言。仲遠善舞而能飲，間常相聚，當武漢將陷之前夜，招飲於三教街其寓處，詢余行止，答以奉命守江漢，準備與倭寇周旋，若其速行。仲遠見告，明午飛港轉渝，有麗伴行，相與微笑。蓋新納如君，同赴陪都。勝利後未通音問，約已十年，不知何之。

卓新平庸

民國開始，將各省組織變更，有督軍省長，分掌文武政務。實則擁兵者，仍操實權，故各省財政廳，無不仍仰承督軍鼻息。迨國府成立，始廢此制。但未聞有幾省財政，彙集於一處，僅孫傳芳僭居金陵，稱雄江東，始有五省財政處之怪事，亦祇曇花一現，毫無政績。孫以機智得陳公俠等內附，取得浙省地盤。但因奉系勝曹，振旅下江南，惴惴不安，藉秋操以窺蘇，居然逐走楊鄒葛，迫敗姜登遷，遂擁有閩浙蘇皖贛五省地區，自稱聯軍總司令。謀固圓圓成立五省財政處，起用舊財部老吏宋徽曲卓新，意欲搜括五省財賦，以充實部旅軍餉，並作南面開府的享受。曲為前清進士，後來留學東瀛，在部供職多年，雖識見頗新，但處事甚少魄力。奉邀南遊，京中舊侶，粗錢相勉。孫既遠來羅致，尚有求賢相輔之心，倘能力勸注重地方自治，猶可遺愛甘棠，否則為叢駢雀，強中有強，未必能久安於江東。惟曲抵寧後，唯唯諾諾，祇知循例做官，不能匡救糜爛之江浙，以致未及一載，北伐軍興，義師東指，潯陽一役慘敗，孫遂踉蹌北走，與楊鄒葛同是一轍，卓新平庸，故江南人士，並未有以記念也。

雍能著 獻

前紀俞鴻鈞院長事蹟，曾述江西鄱陽周雍能先生之雅度，友人或有走告，俞氏之拔擢，與周君之獎識，不無有關，是亦不可以不記，綜其在黨為國，亦極盡其勞能，為敍寫之。鄱陽周雍能，係前北京匯文大學經濟系畢業，精通英文，民九，奉國父孫中山先生命，赴古巴負責發展黨務，及創辦中國民聲日報，當時古巴有夏灣拿支部，及介化連雲丹兩分部。周氏竭力進行，幸賴同志之聲援，同胞之贊助，排除北洋軍閥派駐使領之阻撓，未及二年，得到熱心黨員千餘，遂發刊民聲日報，成立了總支部，為本黨在中南美洲之新基地，厥功甚著。民十一，陳炯明叛變，奉命赴北美宣傳討逆，嗣又被推為代表，回國慰問國父，遂留中央，任上海辦公處機要祕書，十三年赴粵，任大本營祕書，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祕書，參贊密勿，佐助北伐。江淮底定，派任江西交涉員，兼九江海關監督，外交部接收九江租界管理員，在國府初期，處理外務洽當，不久遂拜江西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長。嗣後以南京規定為特別市，成立市政府，周氏被選任第一任財政局長，開發稅源，創辦筵席捐，以裕市庫，旋即由中央通令各省予以倣行，於稅政開一新泉源，確具灼見。會逢安徽省政府改組，復被任為該省府委員仍兼財政廳長，迨張岳軍氏任上海特別市長，延攬周君任市政秘書長，及吳鐵城繼任

，再度蟬聯，關於規畫大上海計劃，參預其謀設，終於實現，時俞揆猶任市府祕書也。其後俞氏勞績日著，周乃謙辭，力保升任，猶蒞規之曹隨矣。其後以華北情勢錯綜，復任行政院駐平政務委員會調查處處長，為中央偵輯黨政形態，極盡辛勞。抗戰初期，再調廣東省僑務處處長，國府遷渝，改任中央黨部專門委員室主任委員，並受孔庸之所請，任財政部主任秘書，深資倚畀。勝利以後，迭任制憲國大代表主席團，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江西省銀行董事長，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監察，中國通商銀行常務董事，是由財政界而轉入銀行界供職，皆盡其才。周氏在南美僑胞中，尤其古巴一帶，當予存問，當其離古歸國，曾留詩存記，有云：最難揮手自茲別，雲水蒼茫一葉舟。誦到鶴鵠同難句，也應生死記心頭。情意懇摯，而寫實情也。自大陸陷匪，周氏來臺，供職立法院立法委員，常為政府建言，年未過六，亦國家之干城也。

佩 恒 篤 學

抗戰期間，克奏膚功者，要以田賦徵實，為對戰時財政，最大的供獻。自民卅，以迄卅三年止，所征之糧，約有二億餘石，因此士飽馬肥，使渝州固若金城湯池，敵人不敢思進而怯退。當時主其事者，為鞍山關佩恆吉玉，實參此役，與有力焉。關吉玉字佩恆，遼寧鞍山人，肄業北平朝陽大學，凡六年而畢業，在校求學期中，未缺一課，每試輒冠同儕，其佩恆之稱，因是之故，譽滿全校。後留學德國入柏林大學，習財政經濟。民廿三，已任冀晉察綏統稅局副局長，奉派出席全國第二次財政會議，發揮實學，提獻嘉謨，遂為財長孔庸之所賞識，延攬入部，任整理地方捐稅委員會專門委員，盡力擘劃。翌年，中央軍隊入川剿匪，孔以佩恆精幹，派任財政特派員，以繼謝霖之後。歷時五載，致力於川康財政之整理，頗有成就，川康之完成復興基地，關之理財，實具宏見，亦其發軔伊始。民廿八年東南已失，蘇省亦陷其半，關不畏艱危，由財部參事，出繪蘇省財政，艱苦者屢矣。民卅，調任賦稅司長，繼而中樞有征糧之議，以佩恆董其事，派任田賦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時值盛夏溽暑，敵機疲勞轟炸，佩恆躬率同仁，伏處防空洞中，釐定規章，擘劃周章，於是征糧政策，遂次第頒行實施，其成功固非倖致之。卅四年

三月，再調充稅務署長，以征實苦幹之精神，整頓稅務，振衰起廢，以期收效於短期，乃厲行三準繩，重懲貪污，重罰私漏，重賞有功。實行四指針，即外勤重於內勤，治人重於治法，基層重於上級，督導重於懲罰。為使稅務人員發揮最高工作效率，勵行四信條，即籌足稅局經費，改善稅人生活，超比者賞，低比者罰，無私者賞，行弊者罰。不旋踵而稅務風氣為之一新，財長俞鴻鈞頗重其才。抗戰勝利，關氏奉命出主東北松江省主席，亦由俞氏力加推薦之故。民卅六，遵中央令，由哈撤退，經俄返國，即繼張嘉璈而任國府主席東北行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冬間內調任糧食部政次。三十七年五月，行憲政府開始，再任糧食部長，時戡亂已至最嚴重階段，軍糧急如星火，預計可征者，不足二千萬石，而年需九千餘萬石，籌措應付，指揮若定，既得各方協助，復邀軍旅同情，周章肆應，安渡危機。其後局勢益為危殆，民卅八，出任財長兼央行總裁，臨危受命，政府留渝滯容期間，內閣諸部首長，始終追隨不離，僅關佩恆杭立武兩人。迨來臺後無力從政，擺脫財政事務，改任總統府國策顧問，以資休養。關氏仍不斷努力學習英語，臺大師大教室，常見此曾任部長之學生，風雨無輟，篤學不倦，其有恆精神，一如曩昔，如此精研，亦屬罕覩。聞平素頗喜者述，將來也許可與已往之事功並顯，財經史乘，當有新著之一頁，可以讀矣。

馳業馳騁

司徒雷登回美以後，著寫回憶錄，對於我國圖海中人，備加讚揚者，有侯官劉駒業，亦勝利以還之財政部長也。劉初名駒業，後改用其字攷芸，原係閩侯世家子。早歲留學歐美，歸國後執教於清華大學，蓋為母校服務。張公權於民十五由歐美考察返國，認為我國之銀行應予以現代化，首從中國銀行做起，改總司帳為總帳室，聘劉氏為該總會計，創立最新式最完備之銀行會計制，改良簿記，廢棄以前的大陸式。於是交通以及其他各行，均予倣行，為簿記改革之新紀元。中央信託局成立，宋子文欽其才，聘請任副局長，與張度共佐助於葉琢堂，因辦信託儲蓄保險，具有相當成績，又升任郵政儲金匯業局長。民卅，徐可亭辭四聯總處祕書長，特保舉劉氏繼任，對於抗戰金融，銀行制度，壁畫周詳，其間編訂銀行人員業務手冊，統一銀行會計制度，窮歛載之功，集會議百次，方始告成，頗多建樹，因此見重於最高當局。民卅四，黃金案起，中信局長鍾鑄引咎辭職，派劉繼任。勝利後，中樞以京滬為首善之區，必須遴選廉能大員，主持接收敵僞產業，宋子文院長提名劉氏為蘇浙皖區敵僞產業管理局長，選拔四聯總處優秀幹員十八人，專機飛滬籌設，於千頭萬緒之中，有條不紊，一無「劫收」之弊，較之其他各地接收人員，貪污比比者，實為僅見。卅六年張公權繼任央行總裁，由攻

芸副之。卅七年，孫哲生迫使俞鴻鈞辭央行總裁，俞力薦劉氏繼任。時共匪在華北已發動攻勢，劉氏命令，繼續執行俞氏所定之命，所有央行庫存白銀黃金外幣悉數集中上海，預為疏運臺灣，以防萬一。長沙分行經理辛衡若，以奉令執行搶運庫存金銀赴穗，事為程匪潛所知，飭令追回，擅判就地處決，幾至身殉。四月間，何敬之組閣，並擢兼財政部長，時在匪軍渡江前夕，臨危受命，軍需孔急，舉國惶惶之際，而央行各行處庫存，未能及時搶運，均為地方當局別具用心劫持，為投匪資本，以致甚多陷入匪手。六月又以李宗仁決定改革幣制，重回舊轍，定銀元券，以穩立幣信支持，此事殊為失策，而央行的孽臣冀朝鼎、李立俠、高方等，已心懷不測，繞經劉氏，幾乎不得擺脫，迨總行移穗，而劉氏將滬事交於委員會，乃躬赴粵。渝總併陷，劉氏潛行至港，現在星島經營貿易，其心志未曾投匪，亦可鑑之。

翼青恃寵

民八，馮華甫歿，改選總統，由東海徐世昌繼任。徐接任後，以舊幕心腹錢幹丞能訓組閣。錢為徐在東三省總督任內藩司，即布政使也。錢組閣為迎合段芝泉意，約龔心湛任財政總長，靳雲鵬為陸軍總長，均為安福系健將。但其風氣所成，各師餉款，常由陸長向財政部催索，尤其過節度年，更為嚴迫。適逢某除夕，靳以欠餉過多，向龔索付三百萬，作為各部隊之點綴。時庫款如洗，龔無以應。靳於閣議席次，大罵心湛，有你不配幹之語。龔於當日辭職赴津，呈文為其親自撰擬，有一「張良借箸，願有補於一時。傅說和羹，本難調以衆口」等語。幹丞聞之，遣急足赴津挽勸。龔提出兩點，一、收多少，即付多少。二、軍人不得干預財政，請總理負責履行。靳卽以他幹我不幹為要挾，堅持不讓，段合肥命徐又錚調停其事，商改為軍餉不與陸長直接處理，政費應由內閣總理支配，二人始告釋然，仍行視事。但未及半載，曹锟張作霖各以巡閱使地位，電東海力保靳組閣，醞釀甚久，適幹老因病出缺，靳遂得取而代之，龔遂不得不走。靳之所以如此，蓋早有曹張抱腹，恃寵而無恐，惟後來直皖交釁，亦由此而起，可知秉閭者，不能不慎選也。

倜君發軼

余前紀李陳同擢，為孔庸之之賞拔李儻陳端，其後李陳皆在國府頗有建白，但略而未詳，茲先述李之事蹟，以補前闕。李字倜君，湖南人，民初留學德日，攻經濟學，歸國以後，即在北京大學任教授。因旅居故都，始與易培基相熟識，國府成立，易任農礦部事，延攬李氏為該部秘書。十九年冬，農礦部合併工商部，改組實業部，改由孔祥熙繼任部長。時該部主任秘書，係山西李毓萬君，以所接洽農礦部舊人，皆亟稱李氏之道德高尚，學問頗博，遂以轉陳孔氏，因即留任為實業部秘書。一日，核閱其長篇經濟意見稿件，對其文字優美，頗為驚異。詢之毓萬主祕，是否係倜君親筆，李答報稱是。立約倜君至寓午餐，暢談經濟大旨，自是遂受孔氏所器重。廿一年夏，孔奉命為考察歐洲實業特使，並賀英王加冕，扈從人士，遴選專才，即攜李儻隨同出征。廿二年冬，孔氏接任財政部長，即派其為主任秘書，廿五年夏，調任國庫司長，治事勤謹，後來國庫司擴充為署，調任署長，對於推行國庫制度，頗多建白。卅二年冬，又調任為關務署長。倜君一生，使無孔氏，焉得飛黃騰達，可謂極知遇於生平。孔以黃金美債兩事，迭受攻擊，掛冠告辭，力薦俞鴻鈞繼任財部。迨俞接篆，保舉李儻升常務次長。卅七年冬，李辭職還鄉，未幾湘局驟起變化，實行靠攏，竟陷入竹幕，恐已受盡荼毒矣。

長洲 茗 尉

武進為清代常州府治，與吳縣之蘇州府治，並為江南兩大府，亦即人文薈萃之藪。武進一稱長洲，係清末大詞曲家吳梅翟安之故里，惟歷代文風雖盛，但在財政界尚無多大之顯宦。民國創建，當時浮沉於北府者，不過科座而已。迨國府成立，自古應芬辭財長後，宋子文繼任，斯時擢李茗生任財次，蔣尉仙任參事，而長洲派人物，在財部中，每個角落，均有同官者。茗尉二君，均係清末孝廉，而後留日攻財政經濟，其家庭均殷富。李家先代，清末曾服官湘黔，故與曾任湖南省藩司藍家有交誼，因與訂秦晉之好。後來馳名政治圈內之藍妮，即茗生之長媳。其賦仳離時，茗生極不贊同，而藍妮苦於生活束悶，不能自由發展，堅決求去，才造成以後之驚人的離蔓。茗生在位不過二年，感覺厭倦而辭。蔣初任參事，時釐禁未裁，任揚由關監督，係江南有名之缺位，在位頗能比微。嗣因某案觸犯鹽商之陰媒，迭控於宋，而裁釐亦經確定，復再調部，尉仙不願再戀棧，故不久告退。在民十七至民十九期間，此兩人於財部，得宋之信任，其聲威煊赫於京滬。兩家子弟皆服務於金融界，李氏別在央行，而蔣氏則在農行，分道揚鑣，均能建樹，故職位有至處長經理之階，喬梓皆賢，亦是美談。

榮厚灼見

今日國家，正萬方多難，然析其所以至此之由，其重要因素實是東北富源為起因。溯自甲午敗後，日人窺伺東北，帝俄以假仁偽義，出而干涉，遂成為其囊中物。日俄再戰，結果重歸於日。直至抗戰勝利，原可恢復失地，不意俄寇包庇共匪，演成大陸變亂，竟使版圖變色。紀述至此，猶憶吉林財政廳長，榮厚諫阻奉張事。張作霖起自草莽，愛威京將軍增子固之撫招，蒙趙爾巽之允許，始得列軍職。民初已統治遼東三省，整軍經武，力圖建設，創兵工廠，築鐵路，雖臥榻之側，有人酣睡，但一切有軌，欣欣向榮，本可獨霸關外。奈因雄心不戢，每思問鼎中原，希冀循遜清之故轍。其時僅省長王永江，對於每次進關，均未贊同，留守瀋垣。而吉林省財廳長榮厚，雖出身旗籍，但頗有見解。曾為張之左右諫阻，以東北腹心之患，既有日人窺視於堂奧，復有帝俄覬覦於邊圉，地勢遠闊，出產豐富，在本土已足夠努力建設，尚苦其不及，為何用兵關內，不知所為何來。昔者鄭國雖小，猶能致治，何況關外疆土，十倍於鄭乎。惜乎榮氏斯言，未能動張氏所聽，而榮亦在任不久即辭，事後關外民衆聞其言者，均服其灼見，然邊患已日亟矣。

曾雲映梅

民國財政，以國府統一川粵，收地鈔，廢毫洋，將法幣行使全國，減低匯水，杜絕運現，在財政史上是劃時代，於金融史中顯奇蹟，實為最大成功。關於四川的整頓，已記述於劉航琛的建樹，在廣東的功績，雖是宋子良執行其事，但最大的因素，確係百粵民衆，擁護中央之良好表現，為南北合作之財經合作要素。宋入粵不久，染不治症而離去，由曾養甫繼任，是開其端。穗城陷寇，吳鐵城曾養甫退至曲江，改由李漢魂顧翊羣接長，繼續其後。顧長財廳，駐曲江馬壩曹溪，增加戰時舶來品貨物進口管理稅，藉此支撐省府財政危機。以兼廣東省銀行總經理故，頗器杜梅和，因當時省行代理公庫，廳行兩家，公私頗為協議。而省銀行雲照坤，因此大展專才，可稱時世造英雄也。雲照坤為廣東瓊島人，或謂其與宋子文為同鄉，及留美同學，由宋舉拔而得任，其優點為調度省庫收支，能平衡無缺，應付艱鉅，不可謂非幹才。而杜梅和之一帆風順，較雲為尤奇。杜以廣東省銀行練習生起資，積資歷十餘年，由副理經理，以至榮踞總座，終掌財政，出任廳長。其出處為其他各省財政人物所無。真是將相本無種，時代均自造，要看各個人之發展矣。廣東財政，若論成就，當以曾養甫顧翊羣鄒玉林杜梅和雲照坤為功臣，除顧鄒已另列記，姑以曾雲映梅，描寫南粵財政之遞嬗，也是軼乘。

虞山三秘

常熟一稱虞山，以山明水秀，遂至人文薈萃。自晚明以迄邏清，迭有顯達之士大夫，有名於世。尤其錢牧齋之姪人河東君柳如是，有可歌可泣之義烈史跡，留傳至今。清末翁叔平尚書，以帝王之師，而入閭拜相，其不平凡的遺事，可駕蘇州潘祖蔭陸潤庠而過之。民國肇建，虞山有識之士，依然不斷入世。茲余所紀，為現今自由中國之三位秘長，皆掌握政治經濟金融之重責，雖不在財政界，但實與國府有密切關係者。一為省府祕書長浦薛鳳，勝利後，曾任上海市財政局長，來臺歷任魏陳吳俞四任祕書長，為人公正廉潔，不攬權，不樹私，因此蟬聯四任已有七年。一為央行祕書處長桑錫菁，早年任助李若生辦理文書，迨俞任財長，曾任財部總務司長，政府遷臺，俞重主央行，辟為央行祕長，為人謹慎清廉，極重義氣，央行之資遣同人留臺者，均有工作，皆桑之顧念抱澤所致。桑凡事慷慨，毫不吝惜，作風有古道俠氣。近已隨俞入閩，翊贊中樞，任行政院副祕書長。一為經安會執行祕書錢昌祚，初任經濟部次長，迨鄭道儒辭退，錢即任美援會委員，兼經安會事。其任務為管理外匯財務，極為繁重。余前擬寫虞山二次，即錢昌祚與陳慶瑜，但陳則出任政院祕長，是三祕之額，仍是無缺，陳事容另記之。

餘 姚 二 謝

民國肇建，財政人物，吾浙亦可算人才輩出。北治時代，幾乎每係浙省人士執權。迨至金陵開府，始漸由粵人代興，於是古宋俞王，各有表現，是一轉變。近十年間，餘姚二謝，亦蜚聲圓海，茲為紀之。謝氏昆仲分別在財政銀行供職，均有相當成就。長惠元，初在漢口佐陳希曾辦理市政警務，任第一科長。抗戰期間，在渝任福政省銀行經理，中央銀行專員。勝利後，因嚴靜波先生之倚畀，任上海臺灣銀行經理，旋升臺灣銀行副總經理。其脫離警政轉入銀行，不過十年，其擢升速度，皆因幹練所致。嗣以病赴港就醫辭職，四十一年回臺，改任臺元紗廠總經理，業務蒸蒸日上，與雍興臺北各廠並駕齊驅，是由銀行轉入工商界矣。次耿民，卒業於中山大學，受王亮疇之賞拔，初任行政院機要祕書，卅三年被派為貴州建設廳長，未幾，調任財政廳長，頗受主席楊子惠器重。政府還都，即任財政部國庫署署長，嗣因財部人事更動，始改就中央銀行國庫局局長，遂在財政界奠定基礎，亦頗負時望。共匪亂華，大陸沉淪，耿民不甘受暴，忠勇如一，來臺閑居，僅任政院設計委員，迨俞鴻鈞先生出主省政，聘為石炭委員會主任委員，處理恰當。今秋政院改組，應徐部長約，改就財政部常次，將於財政大計，有所貢獻。自古兄弟競難，載在史冊，餘姚謝氏，亦能近之。

京口一雁

鎮江今稱丹徒縣，古名京口，以其為金陵之門戶也。民國以來，銀行界人物，多屬鎮江幫，京口人曾在財政界露頭角者，僅羅雁峯一人。羅名鴻年，字雁峯，自幼家境清寒，肄業於上海南洋大學（即今之交大）。刻苦勤學，每試輒冠其列，與泗洲楊家諸子同窗，受前北洋大臣楊士驥所賞識，遂以養女賜之。始得資助，渡海留學英倫，與徐恩元同校，非常投契，感情甚篤。民初學成歸來，入京師，服務於中國銀行，旋升至總司庫。民五，中行發生五總聯合辭職事，徐因與羅有舊誼，獨挽留之。民八，因徐組織懋業銀行邀羅為助，始脫離中行。斯時財政界要人，以羅司庫七年，頗有功績，多欽其才，因是均與聯絡，乃馳名於故都。歷次內閣改組，更換財長，凡新任者，輒多邀其幫助，羅以注力於銀行，未肯允就。迨民國十年，高凌蔚受直系敦勸，出任財長，堅邀羅任財次，始出山。在當時籌畫政費，頗為高所倚畀。及王克敏代高，羅乃告辭。從此擺脫政治生涯，取得德羅納公司駐華總經理職，進行代理印鈔券業務。中央銀行於改革法幣後，所發鈔券，多係該公司所印，羅每年所獲薪津頗厚，遂優居海上不復為官，克享餘年。羅為人風度灑脫。且善書翰，行楷甚佳，如有求者，無不慨允，而雁老之名，亦傳遍南北。

棠社兩老

在民國十五年前，北府財部官吏，頗多博學鴻儒，因此詩詞歌賦，幾乎每司每處，必有能者，對於漢學猶尚注重。余前紀賦稅司長金兆蕃，其舊學根底，固不讓於北大之黃侃劉復也。但是其他單位，並無有結社論詩之組織，獨公債司因有張靄青、金任君、徐曙岑等提倡，始有棠陰吟社之設。其中人才極多，惟最稱賢者，當數虞山孫師鄭，秀水朱仲璋，可稱翹楚。兩君均是名孝廉，而尤精詞賦。孫君在京中每個詩壇，必有參加，其詩有如詩史，論辟極當，允算能手。朱君係名太史朱善祥哲嗣，與林琴南、陳石遺是師兄弟，文章簡皇，詩詞博雅，當川省劉湖太夫人壽，旅京川宦，擬公送壽屏，必須駢體四六文字，以足夠寫十二條屏之文，由同司戴亮集懇請代撰，朱君以盡兩夜之時間，寫成一篇駢體壽文，詞章華麗，音韻朗潤，司中傳誦，一時驚佩其才，全部皆知。棠社自有兩賢參預，於是每逢值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氣象頗盛。適因北府政治暮沉，而所歌之詩詞，乃多為士大夫忠國憂時之音，其奈執政之段、張，仍未稍事革新，依然紛爭，終至覆亡。迨金陵開治，財部同人紛紛南歸，棠社遂至風流雲散，兩賢亦隱居鄉間未仕。

芝 珠 兩 美

民初，在袁頃城卵翼之下，由其寵臣梁士詒，組織所謂交通系，掌握財政交通各項大權，才造出洪憲的一幕醜劇。交通系網羅人才極夥，於是再過剩的階段，又生出了新舊之分。新交通系人物，多半在外交方面勾媚賣國，罪不可赦，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為尤著。其在財政方面，則不無英俊之才，亦能愛國家，掌度支之職，並不貪污自肥，如直隸李伯芝士偉，浙江金仍珠還，其迴旋財政金融間，頗負清名者。李字伯芝，為故清壽州相國孫家鼐之孫女婿，永平縣人。早歲官費留日，攻政治經濟，卒業於早稻田大學。歸國後，與龔心湛馮耿光等，辦中國實業銀行。民九，徐世昌被選主政，靳雲鵬組閣，辟為財長。因在銀行圈有相當淵源，故籌劃軍餉，並不困難，但是對付奉直兩方的供應，極感巧婦難為炊之苦，以致未久即辭，仍着力於中實，民十六病逝海上。金字仍珠，亦留日高材生。在徐恩元以停止兌現政策失敗，項城亦死，不得不辭中行總裁，其時無適當人物，始被派為中國銀行總裁，鎮海李贊侯實陰為護之。任滿，由馮耿光繼任。金處事老練穩重，備受財政界所欽仰。馮華甫代攝國政，曾辟任財次，因與張岱於政見不同，故在位半年即退。此芝珠兩君，其難能可貴者，皆清廉不苟，因以兩美稱之。

寶山一舟

寶山為江蘇一名縣，毗連上海，歷來人才輩出，外交界之顧少川，金融界之張公權，固為卓爾不羣人物，而其他名家亦甚夥。朱有濟蓋其一也。朱字作舟，在民十時代，為上海一最活躍之份子，幾乎任何場合，必有渠參預，其風度才華，引人注目，足有五六年之久。綜其在財政界歷史，亦甚久遠。民三，充山東鹽運使。民四，改任奉天鹽務稽核所長。民六，調吉林印花稅局長。迨民十始南來，十二年出任上海造幣廠廠長，才露頭角，後曾代理江海關稅務。洋場士女，咸慕朱之才貌，爭相交往。朱於江浙兩省軍閥政客，亦竭力拉攏，頗得人和，而成為財政金融界之紅客。民十五，調財部總務廳長，未幾，潘復組閣，闢澤溥以奉系幹員，出筦財政，擢為財次，兼鹽務署長。迨國府成立，因其在北方關係特深，對於革命，無多貢獻，故摒黜未能登錄，遂至徜徉申江，寓居而隱。朱好舞能飲，且善英語，每週茶會，常往婆娑，不知者以為翩翩公子，未知其為要員，由於常舞之故，頗有許多點史，流布新聞紙上，成為街頭巷尾之談助，此亦其後來未能再顯之要因也。

鹽署二雋

民國初元，財部兩次長，係一主鹽署，一管部務，非如現今之政次常次制也。凡兼鹽務署長者，非有經驗與才識，不敢率爾操觚。迨至直系當政，馮氏專權，於是潘復過之翰等，皆得以背景實力而充任，又是例外。其中比較具有清望者，為閩侯嚴璗，瑞安項驥，可稱數一人物，亦是鹽務署之兩雋也。在民十五以前，北京金融界類多知之。嚴字伯玉，為譯述名家嚴幾道（復）之子。在北洋水師學校卒業，復留英，肄業倫敦大學。民初始返國，供職鹽務署，擘畫改進鹽務，甚著力，升至參事。民十一年五月，被選任財次而兼鹽長，發表之日，人皆不知其為何等人物，但僅半年即辭。民十六，充道勝銀行清理處會辦。迨央行接收，始行卸責，後未再仕。項字微塵，清末秀才，民國改元，苦自研修，復赴美國，政府以需要改革鹽務，網羅人才，即派項為財部參事，在嚴伯玉之前，為部中研究鹽務之權威份子，與景本白同有名。但其出任財次兼鹽署，是繼嚴之後也。時間較久，約有年餘。以張馮干政，另有親信染指祿位，故退避告辭。國府成立，南都開治，則財部前此之二等僚屬，已踞要津，項不屑與爭，即隱於商而未仕。

兩浙雙賢

民國以來，各省財政廳長，迭有能員。吾浙財政界，其就任廳長而有成績與聲望者，要以鄞縣張詠霓壽鏞，杭縣徐青甫鼎為最。此兩君在北政府時代，已具政績，國府成立，仍予倚畀。其成功之處，不外自奉廉潔，稅收整理有條，省庫充實，使中央無後顧之憂。當民十以前，北都對於國內各省，有三位極紅之財政廳長，即浙江張壽鏞，江蘇嚴家熾，福建費毓楷。其時中央政局動盪不已，但此三廳均仍蟬聯，任職三四年之久。張徐兩君，其在任之時，對於本黨，皆竭盡其力，陰為維護資助，今總統蔣公於北伐革命，能得利便，實有功勳。國府初創，財長古應芬謀江浙餉糈，特辟張氏為財次，與錢新之永銘相表裏，故勸銷庫券。如期完成。宋子文繼長財部，仍聘為顧問，管理各銀行官股事宜，頗有正直之風。嗣後退居，創辦光華大學，門牆桃李，育才甚衆。所惜抗戰期間，遽歸道山，由謝霖甫接辦之。徐初名鼎，因北政府時代，誤將其年歲列名，改為鼎年，任財廳時，能開源節流，浙江省庫尚裕。其弟名抒，字聖禪，北伐時任總經理處長，以辦理軍糈有成績，其後亦任福建省財政廳長，不在乃兄之下，事蹟容為另述。

湘中三俊

兩湖財政，夙為中央所重視，自民初以後，湘省因時在動盪於軍務，迄未入軌轍。革命軍北伐，譚組安先生以力助討征之故，湘中盡了不少的貢獻，其功實不可沒。國府成立，孔庸之長財部，頗想對湘省財政予以整理，於是選拔甫任河南財政廳長之尹任先，徵調至湘。尹之作風，頗主峻嚴。蒞任以後，大刀闊斧，力事裁革，為控制省銀行，自兼總經理，一時為之側目，經此步驟，似漸次入軌。未幾抗戰軍興，中央為妥慎計，調尹回部任公債司長，改調安徽財政廳長楊綿仲繼任。楊治事以寬猛並濟為主，平素對於田賦徵收，稅款繳征，頗有精到之研得。所以在武漢已陷時際，三湘依然應付無缺，尤其洞庭兩岸每年產米，供應後方糧秣，絕不匱乏。戰時財政措施不易，能者始可安度，旋因中樞急需幹才，庸公復以楊改調。迨卅八年，徐可亭任財長，辟為財次，可以知之。楊離湘後，改由何浩若接任，其才與楊相伯仲，在薛伯陵三次長沙會戰抗日，其艱難情況，更復加劇，何盡力分別應付，亦頗顯能。迄抗戰勝利，始另派員，何得憩肩。在孔任之內，湖南三廳長，湘人認為三賢，於財政史上，自有其詳盡之紀述，猶未印行，因為寫錄，以供參考。

薩家兩難

閩侯薩鼎銘鎮冰，留德歸來，在清末，屢邀升遷，為海軍上將兼總司令。入民國後，曾任海軍總長，於是國內海軍人才，遂有馬尾派之別。共匪竊踞大陸，妄圖籠絡人心，竟將行將八十之老人，逼送故都，充其傀儡，亦云慘惡。薩有兩子，為最著名。長名福懋，字桐孫，天津海軍學校卒業，後亦留德，兼習工程。清宣統時，已任道清鐵路，熱河大豐金礦，新邱炭礦各監督。民初，任粵海關監督。民三，升中國銀行總裁，與安徽孫多森同為該行歷任總裁，出自將相門第一人，後以袁世凱擬變更中行鈔券兌現法而去職。民四，改充江蘇省特派交涉員，駐滬折衝夷務，頗盡其能。民九，由徐世昌選擢，始任財次，桐孫作風，極穩重，善交接，頗蒙綽，為歷來各財次所不及，一度代理部務。曹錕主國，始乞辭。其弟福均，亦留德優秀之才，民初即任交通部，服官多年，位至司長參事，並曾代理路局長。與閩侯麟張競立輩，同為交通界有數之人物，對於全國路政航政郵電，均有深切之貢獻，為各位交通部長所倚畀，並有聲望於國內。薩家子弟甚衆，嗣後多在海軍服務，其著名於財政交通者，祇此兩難而已。

霍 家 二 俊

當民國十三年，中央底定兩廣，整理粵省財政，由宋子良顧翊羣負責其事，法幣方始統一行使，川滇粵桂，同時並舉，在財政史上是另開一頁。在宋顧赴任之先，京滬盛傳，欲求粵省財政，迅即就緒，必須以賭稱王之霍芝庭，得其協助，收效甚宏，其故安在，緣因廣東稅收，向由霍包辦，如不與洽妥，則困難重重，影響至鉅。霍為何許人，容或有未瞭者，茲略述之。在民十二以後，中央為抽收賭捐，以助北伐軍事之進展，由霍負責此事，甚有功績，嗣後各項稅收，亦皆擔任之，因此名聞南天。霍為廣東番禺人，幼年家貧，以拾荒貨為業。及壯即營番摊事，頗順利，每年獲利數十萬。其時全省，收稅機構，未曾遍設，倘有能者，每年可負責繳稅百萬，省府得任之。霍既積資遂請包辦經收，與賈士毅主鄂政，規定預算，限期比交者相似。既承省府准其經辦，霍在調撥的空間，不無獲利，因是致富。其聲威震粵，約近十載，後以禁賭而退休。有兩子，均俊彥，長寶材，初任廣東銀行分行副理，以幹練而善經營，行中獲利甚夥，升充總經理，於港粵一帶，赫赫之名，不讓乃父。次寶樹，供職國府，主管金融經濟，在邊站間，迭著聲望，迄猶在美，為祖國服務，為人所共知。其弟兄雁行不少，惟獨二俊，最為著譽。

苗疆拔秀

古稱三危，地屬湘黔交界之區，唐宋以後，定名曰鳳凰廳。此祥瑞之名，實為苗族棲息之所，無文化之可言。有清一代，從無孝廉翰林之產生，迨及晚清，始有熊秉三、希齡誕生於此。熊於光緒甲午點翰林，年纔廿餘，相貌英偉，湘中前賢，每見其人，輒相交贊，此苗區少年，前程無限，苗區而有此特異人物，可算奇跡。在戊戌維新時際，熊以參加新學演講，因此慈禧復政，即受交地方長官嚴加管束，幸而辛丑和約訂成，方得解除。趙爾巽督東三省，賞其才，任為毛鑿局總辦，遂有赴日考察之命，得與革命志士相接近。凡有名者，無不虛心訪教，一時稱之，名乃始顯。民國肇建，首任內閣為唐紹儀，閣僚分南北兩方薦舉，熊雖非黨中人，但以黃克強、宋教仁輩對其推崇，故得任財長入閣。其時南北統一，徒存形式，各省田賦釐捐，均自行截留動用，並無分文解繳，翰林理財，便一籌莫展，於是乞靈於外債。當有美英法德四國銀行團控制清末所舉外債，熊乃另商四國以外之比商華比銀行借一百萬鎊，以資付南方軍隊。事雖有成，但四行團提出抗議，袁氏可下，以用途不明，橫加阻擾，結果造成唐內閣的跨臺，所有閣員，相率拂袖而去。袁世凱因熊氏無黨籍，性溫和，易駕御，遂外放為熱河都統，此苗疆之士，又棄文而從武。其後卸任寓舊京，處理慈善事業，頗有表現，漸為王聘卿等擗請，成為元老人物。

李陳同擢

當民十七時代，國府既在上海，辦理中央銀行，以謀統一金融之權，削弱中交之潛勢，樹管理銀行之先聲。未及二載，基礎漸固，又作專業信託儲蓄之準備，始有中央信託局之籌設，當時籌備人員，皆財長宋子文所選拔，有李儻陳端二人，此二君於財政金融界中，素未見經傳，聞其對於經濟，極有研究，實是新進俊彥。迨中信局成立，李陳二人忽無其名，轉而入部行方面。李則初任祕書，後即代國庫司長，迨國庫另行設署，受孔庸之所器重，任國庫署長，對國庫方面，擘畫規章，頗有微勞。陳於財部另定央行增設國庫局，被任為首任副局長，但為推行伊始，未多開展，雄心勃勃，頗不甘寂寞，未及半載，奉孔財長命，即被派為甘肅省財政廳長，又兼甘肅省銀行總經理。在履任之始，亦想開闢財源，首先謀裕稅收，省銀行增發通貨，活潑金融。無如隴省瘠薄，頗難一蹴卽就，因此履職一年，終未達所願，完成任務，祇好知難而退。在抗戰初期，中樞遷渝，陳即鋟羽而還，回部供職，任參事而已，終不及李之顯赫。李陳各有所癖，李則嗜閱書籍，陳則好作手談，故其造詣，亦各有異，想與修養或有所關歟。

史陳並顯

福建省的財政廳長，除費叔達徐聖禪二君，前已有另記。近晤郭孫二友，為談八閩財政史乘，歷舉民元以後，所有各廳長之姓氏，始知尚有不少人物。而民元時代，因督軍省長制度，故尚無正式組織，祇稱財政廳籌備處，其時處長為劉布漢鴻壽，猶隸屬於省長之下。以後即有朱照、林炳章、費毓楷、史家麟、蕭奇斌、俞紹瀛、陳培鋗、殷鑄夫繼其位。其中任期有一年，或二年，皆未久長，比較以費氏為稍久，因軍閥時代，稍有不周，即自動請換，而請中央加委，政令不能集中也。迨國府成立，始有徐桴、何公敢、嚴家淦等，均由中央委派。所有以前各廳長，較為著稱者，為史家麟陳培鋗二人。史陳皆閩候籍，於省會頗有聲名，清望為人推重，因受督長之倚畀。處理庶政，亦不加重桑梓過分擔負，遂成並顯，凡旅閩人士，無不知之。史陳二氏，於財政廳長交卸後，仍在閩政府有地位，史則任福州市議會議長，勝利後依然被選蟬聯。陳即歷任省營各公司之董事長，頗能整理生產。陳公俠劉恢先兩任仍隨時諮詢，亦以其在鄉負望，使參預政務。當朱紹良主閩，陳東生以借省府單糧未還，幾為朱氏所扣留，幸得陳史之保證償還，始獲自由，可知二氏在閩之物望。

孟繁自隨

民國初元，江蘇有兩位風采洒脫之財政廳長，一為常熟曾孟樸，即寫華海花之東亞病夫，惟不慣於宦海，未久即辭，其聲名不及在文壇為隆。一係吳縣嚴孟繁，名家裔，却以善於理財著名京滬道上，聲噪蘇常松太四郡，為齊耀珊韓紫石兩任省長所倚畀，與浙江之張詠寬，堪稱二雄並世，威傳都下。嚴氏世居蘇州木瀆鎮，亦係世家，親戚故舊，在黃浦江畔經商者甚衆，尤其從業銀行洋行者，更多繁有徒，所以調度省庫盈缺，得心應手，政聲頗佳。迨奉軍南侵，蘇省情勢頓變，陳漱六代之，嚴遂歸隱湖濱，一享清閑樂趣。抗戰軍興，嚴為避難就居海上寄廬，以求苟全。不料漢奸汪兆銘，媚日求和，合併維新華北兩傀儡政權，自稱還都，辟周佛海主財政，周非理財能手，力求賢能佐配，久耳孟繁名望，亟欲羅致，初則托人示意，繼而親自敦聘，當時友朋力勸嚴氏婉拒，以為官而列貳臣，已是足羞，設或成為漢奸，勢將永汚清白。嚴以為京滬失，潰漢陷，局面已成東南半壁，決定允就財次，而準字號漢奸，終被戴上，誠是自招。渝中舊好，聞其參加偽政權，皆為深惜，遺書婉諷，已不及矣。勝利後嚴深悔前非，但心神交瘁，鬢髮漸白，終至琅璫入獄。

錫 楊 寧 夏

無錫為常州屬之一小縣，在四十年前，與上海相似。嗣後工廠林立，執紗布麵粉之總鈕，於是遂稱「小上海」。縣中以榮、唐、楊、薛為大族，榮、唐兩姓是商業鉅子。楊、薛兩姓，為仕宦之家。余前紀兩貴戚，即民初袁黎兩家，與薛唐結兒女之親，袁女嫁薛匯東，唐女嫁黎紹基，傳為佳話。楊壽柵是楊姓中唯一達官，清末孝廉，曾任刑部主事，度支部郎中，始轉入財政界。民三，任長蘆鹽運使，全國鹽運引岸，以長蘆範圍為最鉅，為北方鹽務之重心。因應付得宜，旋調山東財政廳長。民六，調部任財次，一帆風順，號稱穩健份子，見重於當局。楊才學頗深，且善揮毫，風度至為溫雅，民八罷官，即隱居未仕。江寧夏蔚如仁虎，亦係南京大家，光緒末年中舉，宣統初，即充記名御史，有聲望。民初，出任財政部鹽務署祕書。黎黃陂繼政，升調為財部參事，在職約十年，為部中有名人物。迨顧少川攝閩，始擢升為財次，僅一年而辭。夏精於考據，對於遜清度支，民國財政，頗有闡述，凡部中所編各書，均參予審校。故於財政法規，瞭如指掌，其才技不在楊之下，而同負時名。民十五以前，財政界均熟知夏楊之為人，其清廉不貪，尤屬難得，值得後世之稱道。

湘符皖過

民十五以前，財長之更易，恆視派系得勢為轉移。財長既如是，而財次亦有籍權勢而登龍者。最顯著為湖南符定一，安徽過之翰兩人。符定一字宇澄，籍衡陽。當曹錕任直魯豫巡閱使，吳佩孚兵駐衡山，符以在京師大學堂卒業而游幕，受知於吳，遂力保其才。徐東海為徇吳之薦，特辟為財次，並兼鹽務署長。符因此交接京中顯要，漸為人所重。民十五，顧維鈞組閣，一度又派其復任，但僅四月即辭，從此離政海而經商。過之翰字觀寘，安徽蒙縣人。出身營伍，隨馮玉祥辦軍需多年。馮倒戈後，取得政權，力薦其能。民十四，黃膺白攝內閣，即任其為察哈爾財政廳長。是年冬升財次而兼督鹽署。但以與金融界無淵源，故應付乏術，未及半年，自行謝退。國府成立後，過以馮之護持，民十六，得被任為陝西財政廳長。因其在西北多年，對於陝省情形較熟，尚能勝任。其後劉鎮華離陝，楊虎臣漸囂張，而有叛馮意，過始乞辭。符過對理財經驗言，本非個中能手，又遭逢離亂，終以心勞力絀，無所建樹，因人任事，當然難乎為繼。誠哉，為政之不可率爾操觚，古今一例，天經地義，絕無可易者。

澤溥偉進

自徐東海任滿隱居，北方政權，由曹锟段祺瑞張作霖相遞嬗，而財長一席，也無非此三派人物，然多與國府有些淵源。僅有河間劉恩源，天津閻澤溥，皆以軍旅之身，來筦度支，誠為少有之事。恩源事蹟，已詳前紀，茲略記閻氏之顛末。閻字庭瑞，出身小站，清末，已任洮南屯墾局總辦，與東北將吏多有往還。民國以後，先充山東賑務督辦。後因熟悉邊疆情況，改調奉天賑務督辦，始與張作霖相識，是為其發軔之始。閻為辦理奉天省官銀號，漸得張氏之信任，再擴充而辦東三省官銀號，分設于津，東北金融與關內可通匯兌，基礎日固。迨馮玉祥敗退西北，張氏入關，駐蹕故都，組織大元帥府，欲與南方革命義師，相爭雄長。閻氏以掌理財務，更成為風雲中之要員。民十五，潘復受張命組閣，閻以權威聲望，被辟為財政總長，奉系將領，知老帥之倚重閻氏，當亦不敢多予要求，部中處理飼精，均按步就班，頗感輕鬆，其情形猶如曹锟之用王克敏，但無李彥青之從旁掣肘也。閻之為人，性情豪爽，遇友誠懇，故與同僚相處極相安，本人亦自知倖登閭臣，無官僚惡習，與王克敏之奸詐，大相逕庭。張氏因革命軍北伐，進迫歷下，自動出關，以至殉國，閻亦隨歸，後即無所聞。

冀月潯元

在北政府時代，所有民元，以迄民十五，財政界人物，前所紀者，亦華華可觀。但有二君未有述及，即河北張英華月笙，江西鈕傳善元伯，於民十以前，頗有聲望，雖未大用，然每當政海動盪之際，常有活躍。張籍河北衡水，卒業於北洋大學，後留學英倫，在民元為新進人才。唐紹儀促成共和政體，首任組閣，邀熊秉三任財長，即擢任財次。迨辭而罷官，轉入議院充一席。民十一，高凌霨組閣，始任代財長，因其與各派系均有周旋，又未專任一黨，故於財次卸任，一度任於酒事務署督辦，而始終受人延攬。鈕家居江西九江，清末貢生，民初被選任衆議員，在京與饒孟任等頗活動，贛省旅京同鄉，甚為推重。民四，周自齊任財長，經多方薦舉，始任代理財次。民十一，張英華代財長，又被正式辟為財次，且曾繼張任於酒督辦，此二人均與於酒有緣，亦是巧事。張鈕在當時聲名，有類於項微塵嚴伯玉。惟項嚴有聲於部中，而張鈕則著名於外圈，皆因此而坐財次之缺。但才技魄力，則各有異趨，似乎張則較為赫露也。河北昔為冀州，九江古稱潯陽，因作「冀月潯元」以補前此之闕。

鴻昭藏嬌

慈谿沈鴻昭，早歲留日。民初，服官財政部公債司，旋以庫藏司經營支付命令，急需幹員，始調升第四科長。沈管理度支十年，因與各軍駐京辦事處，以及各銀行極熟，故在部中，亦成次要人物，歷經司長更替，迄未動其職位。民十二，賀德霖出任財長，沈以平素交情，且沾鄉誼，蒙賀賞拔，辟為財次，是亦由科長而擢升者，惟其時沈已任庫藏司會辦矣。沈在任之時，與虞洽卿之婿陳淮鐘，組織勸業銀行於西河沿珠寶市口，隱為財部之外府，猶如李贊侯之於東陸銀行也。旋因賀辭，隨同告退，即改任勸業總經理，周旋於銀行界中。沈善博喜遊，凡銀行界有集會，無役缺沈，因其管理賭籌，亦與發餉相同，從無錯籌，亦不倒帳，人多樂與收支。每集終了，分別劃撥，井井有條，或以百搭稱之。先是，北里有雜伎，曰子君。初抵都門，無艷名，沈愛其嬌態，時加照拂，周旋於處長經理之間，聲譽鶴噪。子君善唱流行歌曲，在京又精研平劇，人驚為天才。遞清王爺，軍閥代表，以其貌既美豔，而才藝出眾，爭欲納以為蓬室，皆不當子君意。卒以感沈舊恩，且得自由行止，在民十四歸依鴻昭。沈於海上靜安寺之西隅，築香巢以藏之。

叔遷奢侈

八閩財政，民國以來，惟三人最為出色，但三人之理財，各具風格，而劃時代。就費叔達徐聖禪嚴靜波三廳長而論，當然以嚴的成就為最大，叔達祇能供給軍閥的需要，尚不及聖禪之整理有方。叔達名毓楷，江蘇武進人，清末為候補道，民初，充山東省官產局長。民五，始調福建官產局長，與李厚基楊樹莊王永泉輩，頗能拉攏關係。民八，始升福建省財政廳長，各方均予推重。其作風則氣派極闊，面面俱到，有求必應，因此聲名頗紅。尤其三年之中，例須兩度晉京述職，每次入都，輒攜海味漆器，以贖贈部中僚屬，自總次長以至司長科長，各如其份。其他閩、旅京之顯宦，以及元老，亦皆致敬，蓋循清末官場陋規也。京曹袍澤有與費交誼甚深者，輒與談客旅生活情況，費即告以每晨早點，多吃魚翅麵，鷄鴨麵，燕窩粥，蓮子羹等。中午晚間，則紅燒紫鮑，荔枝炒鷄丁，龍眼葛粉等，皆家常便肴，部僚聞之咋舌，覺得每天上衙門，燒餅麻花，即醬肘夾燒餅，僅偶食之，與閩省享受，直有天淵之別，誠有外官不可不為之感，即以飲食一端，已知其自奉之奢侈矣。

恩 源 捧 角

河間劉恩源，字文泉，早年在天津武備學堂肄業，學成留德，歸國後，未大顯擢，僅為曹琨研討軍政，時有往還，遂成巡閱使署參與機要之隨從。因曹之寵信，獲派浦口商埠督辦事宜，惟以政府庫款支絀，亦未有顯著成就。曹任總統後，民十二，由張紹曾組閣時，特擢任為財政總長，但在任僅八月，以銀行團借款無着，支配軍政費用困難，即自動告辭。查其在任時間，有一段祕辛。即劉頗耽於平劇，賞識名票蔣君稼之所唱，認為確是宗法余紫雲，大為激賞，佩服之至。以君稼亦能動筆墨，即呈報派充僉事，可是財同人，幾至驚譁。因京曹官秩，向有成規，必須以勞績遞升，非服官十年，不能獲補此缺，除非另有學歷資歷，則不得遽任，此事幾乎訴之公府，揭於報端，君稼因此不敢到部，坐領乾薪，以息紛紜。同時閻內大員，尚有法長程克之捧朱琴心，內長高凌霨之捧言菊朋，交長吳毓麟之捧尚小雲，與劉事互相媲美，可算四美俱。此亦民國以來，歷任閣員所少見。清末腐習，不圖復見，官階之濫，已非一日也。

叔魯荒佚

錢塘王克敏，字叔魯，遜清中舉，僅得一榜。宣統末，以總督趙爾巽楊士驥之力荐，並革金入京捐貲，得任直隸觀察使。在此時期，曹仲珊琨猶在行伍，任營長，王在保定候官，即頗與聯絡，故得後來之寵任。民六，任中行總裁，曾兼財政總長，未幾辭去。即創辦北洋保商銀行，自任總經理，嗣又參加中法銀團借款有力，另兼中法實業銀行總裁。王之家道頗豐，自在財政銀行園子內得有地位，便盡情揮霍交遊，潛勢益張。尤喜涉足倡門，斥巨資，娶名伎小阿鳳，為北京四大金剛之一，饒有姿色。後為鞏固其祿位，陰以奉侍李彥青。曹仲珊僭統主國，王遂大顯，復任財長，炙手可熱，權傾一時。與李彥青勾結，不惜棄妻而甘受綠巾，卒釀馮玉祥之變叛。直系敗，遁入使國界而免。民十六，國府以其罪忠通緝，王乃獻媚於日，以圖自圍。嗣後華北情勢日漸惡化，以日人土肥原力保，王始得充冀察政務委員之一席。七七聖戰，遂取宋哲元而代之。偽府成立，沐猴而冠，遽為華北之首長，前後八年，無惡不作，剝民脂，刮民膏，以充其黑斗糧秣，嗜阿芙蓉極深。因中年狂嫖斬喪，故眼瞳畏光，常御墨晶眼鏡，人或嘆之曰王瞎子。勝利後，王欲逃亡東北，以體力不逮留津，卒被繫囚於獄。正擬明正典刑，不意因煙故，瘦死獄中，元兇始殞。

潤田罪過

曹汝霖，字潤田，上海貧家子也。留日，卒業於早稻田大學，亦中國親日媚倭之巨擘。清末，曾官至外務部右侍郎。民國肇建後，歷任外交交通總長，初亦為交通系之一員，後忽自組新交通系，同夥有陸宗輿、章宗祥為助，即脫離舊系，而被奉為新系黨魁。其處理外交，一味儘以媚日為前提，以圖結於東隣。民七，段芝泉再組閣，以曹繼梁任公之後，而任財政總長兼外交總長，炙手可熱，權傾一時。當吾國參加歐戰以後，需用費項增多，曹氏以聯日有相當時期，獻議訂立西原借款，由其為訂約人，本息經交通銀行擔保償還。此巨額之外債，引起國人之不滿。以曹不斷禍國，罪過不輕，羣情憤嫉，釀成五四運動，掀天大波。以打倒曹、章、陸為口號，請求罷斥而謝國人，一番全國性的呼籲，此三位罪人，皆不得不銷聲隱去，脫離政海。惟曹氏以西原借款而成立之匯業銀行有功，由日人提出，得任該行總經理，未及二載，仍復出於辭退。聞曹氏赴日求學之時，初自鄉間至上海，一襲竹布大褂，行囊簡單，情況甚苦，經友朋相助，方得成行。而民國初元，未膺委職以前，曾充律師，為人辯護，出席法院，引經據典，反復駁詰，法官為之折服。蘇州沈氏爭產訟案，獲酬十萬，頗有直名。蓋其時天良未泯，心地正嚴，猶如白璧之無瑕也。

馨 航 謂 酷

民國以來，財政部長以政務而開罪於新聞記者固有之，但為洩一己之忿，而殺新聞記者，祇山東濟寧潘馨航一人，實為圓府人物中之佞臣。潘名復，清末舉人，為濟寧富族，亦山東魯豐紗廠之大股東。席豐履厚，遂有閑少風範，揮霍無吝。民國初年，入進步黨，因緣與革命志士相接觸。民八，被任為財次，一時都下均以此不見經傳之新官為異。旋知靳雲鵬徵時，家庭生活清苦，其母即在潘家充乳媼，即以乳養航者。雲鵬雲鷁兄弟，均以受段芝泉之拔擢，執掌兵權，均顯達。民九雲鵬組閣，特任潘代主財部，兼鹽務稽核所總辦。民十四，繼顧少川之後，任國務總理，馨航惟奉系將帥是尊。時革命黨人林白水萬里寓居京師，辦社會日報，見潘之卑鄙，在報著社論貶責之功能，文中譏潘為張宗昌所御之物。潘見此報，大為忿怒，即向張進讒，謂林常罵奉系諸將領，必須懲治之。張本粗魯武夫，不問情由，命憲兵司令王琦，漏夜三時捕林，綁赴天橋正法。林友薛大可等聞之，謁張跪求，請釋無辜，經久始允。持赦令，奔赴天橋，則林已畢命，有一小時矣。林以文字貢禍，但罪不至死。馨航為圖快一時，胡謔亂譖，致殺志士，天下冤之。潘以此事頗為人所不齒，北伐成功後，遂歸故里，韜晦潛居，亦沒沒無所聞，以至老死。

漢 樑 戶 位

國府以內，歷數掌握財政大權，時間最短者，莫如黃漢樑之戶位。素餐，為期不過二月耳。當民國十九年，日寇蓄心處慮，創造虹口事件，掀起一二八之戰禍。時十九路軍蔣光鼐蔡廷楷部，拱衛京滬，為激於義憤，聞變起而應戰。中樞為俯順民情，力予支應，並改組院部，以赴其事。任命孫哲生代行政院長，陳銘樞衛戍京畿，由黃漢樑任財政部長。黃係中南銀行的華僑財閥，但是履任以後，一無魄力，如何應付戰事。不過改組中央銀行，因宋子文陳行聯袂告辭，祇派徐寄頤為副總裁兼代總裁而已。至於作戰部隊餉糈以外之犒賞，實無法另行籌供，所幸滬上義士杜月笙錢新之金廷蓀輩，以地方協會名義，向各界捐助，民衆均願樂輸，才達到百萬款項與慰勞物品，運供前方，三軍鼓舞，造成此英勇戰蹟。黃就任後，唯一傑作，大做公債空頭，隨跌隨拋，迨其補進，市場為之停拍，所獲之利，不亞於慰勞之款，對國家未有些微功勞，時勢造成，殆天意為之。戰幕告停，日寇無所獲，政局復再改組，黃無法懸棧乞退，宋子文重行復位，財政仍入正軌，漸有辦法，以達成功。綜計黃之筦理短期財政，雖無大過失，但是獲致厚利，對國家並無表見，不能示人以威德，徒然庸庸戶位而已。

公 敢 不 修

閩候何公敢卒業於福建學院，旋留學日本，入帝國大學，攻政治經濟，學成歸國，未曾入仕途，受商務印書館張菊生之聘任編輯，對於一般教材，頗有貢獻，在館薄有微名。當時革命風氣，瀰漫春申，何知新時候將來臨，遂參加革命黨，兼為奔走。民十八，方聲濤因乃兄聲洞為民初有功國家之烈士，曾領師干，國府所倚畀，代理閩省政府主席，與何有交誼，薦拔為財政廳長。閩省財政，正瘡痍滿目，何尚能整理開源，節減糜費。福建學院因主持乏人，並聘請兼任院長，為母校服務。何為人尚不脫書生本色，自躬清廉可風，人多欽佩之。後閩府改組，何亦隨同進退而卸任，專辦學院。抗戰時期，於永安改任省議員。勝利來臨，何因苦無官職，心常不舒，以滬上友朋所慇懃，意志不定，加入「民主同盟」，對於國事，遂常有歧見，多半附從張闡黃炎培謬論，晚節遂不修。迨共匪渡江，已陰與聯絡，朱紹良亦未知之。候官告陷，乃加入偽組織附匪，但仍未得顯著位置，不過備員而已。現年將七十，猶作牛馬，直自尋此苦，良可哀也。

彥青受獎

余前記王叔魯荒淫，述及李彥青專橫事。李雖在園府無職位，但於曹仲珊總統任，有如太上財政總長也。李為河北定興人，貌姣美，初在保定浴室充擦背，善掙腳。曹仲珊徵時，恆就該室沐浴，獨喜李為其擦掙，感到舒適，儼同面首。曹由園旅而升師長，召李棄業而侍役，寵如妾媵，所部無不為之側目。民十二，賄選成功，曹任總統，竟派彥青為公府收支處長，誠是荒謬。收支處向例，祇管總統府內部。自李就任後，則大變舊例，凡財部發給師旅薪餉，均須經收支處核算方可。王叔魯在遜清捐候補道，分發直隸，曾在保定，與李有舊交，故水乳相融。受任財長後，即以寵妾小阿鳳迷惑之，春明外史紀之甚詳。凡李所喜，阿鳳無須徵王同意，隨時伴侍，甚至數夕不歸，也無所謂。曹為延攬名流，曾請孫寶琦組閣。某夜，孫宴閣僚，亦請李作陪，李好作方城戲，纔打一將，公府有電話至，李接話後，仍復作戰，或有詢之，答云為四川軍事。未幾，電話又來，李仍如前狀，答告為廣東湖南事。迨牌局既散，相率入座，李高踞首席，略用二菓，電話又來，李嫌其煩，囑僕役代答即歸。不意侍者回報，總統以澡水已沸，等處長回去擦洗，不去就要發脾氣了。司座聞之，相顧愕然。李因對馮玉祥部餉，於開拔赴古北口時，不肯發足，馮怨恨之，致有倒戈迴師。拘李囚之旃壇寺，交由

鹿鍾麟詢問，授意每日拷打，體無完膚，至執行槍決，已骨瘦如柴，奄奄一息，
嬰人下場皆如是。

袁氏子壻

項城袁世凱，以權詐覆清葉，受國父孫中山之揖讓，得躋第一任開國總統，其政治手腕，迥非尋常，以親佞臣，妄稱洪憲，以至覆亡。袁氏子弟甚多，成人者約十四，其中漢文根底最富者，當數二子克文，別號寒雲，書法自成一體，工詩善文，傳誦於大江南北。其倜儻風流，不遜於乃岳劉鐵雲。四子克端，書法亦古道。五子克權，字規廣，別號百衲，其所工詩文，多冲淡古雅，較之寒雲無不及。其子弟在園府供職者，僅二子克文，七子克齊。克文事則另為紀述，克齊因為前山東巡撫，後內閣總理孫寶琦之婿，故在全國稅務督辦署任科長。袁有婿八人，有名於時者，為張庚樓薛學海楊毓珣張德祿孫企堯五君。張庚樓為故兩江總督張仁駿子，民初曾任財政部僉事。薛學海為前英國公使薛福成孫，曾任直隸交涉使，隨徐又錚出使歐美，係無錫望族，薛家娶袁，唐家嫁黎，傳為佳話。楊毓珣為泗州楊士驥子，因奉張力保，曾任陸軍部次長。張德祿今方馳譽國際壇坫，孫企堯曾任甌海關監督。尤有異者。袁有高麗夫人凡三，一姓金氏，兩姓閔氏。金氏所出，子克齊，長女嫁張庚樓，六女適孫企堯，此一子二婿，均與園府有緣。其餘子婿，非文學優秀，即精通英文，故均有職業，但無服官於財政界。至於其中有悔婚者，十子克堅，原娶徐世昌女，因袁敗而悔約。十四女曾嫁曹锟子，以曹被囚而離婚，始改嫁張德祿，則不無灼見，從前婚姻，對於門第榮辱，皆重視也。

編後再記

余幼年隨侍先大夫入京師，即在北平肄業。先君服官於幣制局財政部，約有十二年，每日晨昏定省，常聞庭訓，有關國府之稗史，輒默志於心。民十七南歸，蒙陳故副總裁健庵之召，余始服務於中央銀行，達二十有一載，平時所聞，各位財政界聞人之事蹟，亦多印入腦際，常予記憶。因此雖未奉職國府，而所知掌故，亦不在少數，但未敢以著述行之。鄭邦琨兄，主編稅務旬刊，數度來訪，欲為該刊特開一欄，專載財政稅務人物之故事，即為敬謝不敏，琨兄必欲屬以試之，適以央行資遣，賦閒家居，日坐永康街寓次，亦甚枯聊，勉允試寫。嗣後以資料極缺，意欲結束，而鄭兄又以多數仍未盡錄，再請贅續，於是自第三十六期起寫，每旬一篇，迄今已有四年，未曾中輟。各地讀者紛紛來函，意謂此小園地，幸勿萎折，所以寫之不斷，積有此成帙之記述，是皆邦琨兄與讀者之鼓勵，良用感慰。

瑣記既已積寫至百餘篇，仍無付梓之意，實以現今中國，各種刊物多至汗牛充棟，各個作者，均以出版書籍為事，可於廣告中，得到不無可以補助之法。而余則深懼寫得不堪入目，萬一印書，誠是古人所謂覆瓿而已，遂遲遲而未決。至於印費，尤慮無從着落，以目前一般各個人的經濟，均是平平，絕難獲到新同事

之支持，故考慮至再，幾近半年，仍未計劃出版。邦琨兄則以該篇性質較異，在刊物中無此一例，不計成敗，力促印行。最後決定印行之旨，完全為紀念先庶祖妣蔡太宜人，始定交梓。

余年三歲，家中因老嫗張媽，喜吸旱烟，不慎以餘燼落在樓梯之旁，鄉中多有以柴薪，堆積樓梯下，烟燼落薪，遂至失火。一夜半火發，先焚樓梯，延及堂樓，先君與先妣及二弟，聞煙早醒，因堂樓煙氣滿布，無法叫應，遂推到牆上壁穴，爬入壬叔父家。余隨先庶祖妣睡在西樓，先庶祖妣，聞煙亦驚起，但已無法逃避，其間危殆，不容須臾，悉棄飾物不顧，抱余在懷，開窗自樓躍下。庭院甚寬，多是石板，先庶祖妣跌在東牆角下，余則拋於西牆角邊，時救火者紛至，所幸外王父衆唐戒耕書公聞警，黑夜來視，見西牆角有孩童哭聲，急推推眾人，擠入尋覓，時在暮春初旬，天氣猶寒，余僅穿單衣，蜷縮啼泣，外王父急抱持溫在棉袍中，匆歸其家，天已曙明，外曾祖母外王母急煮糜粥，囑高姨母喂食，余始幸得不死。此次災眚，計一燭兩婢，均葬身火窟。是余有生之年，皆出自蔡太宜人所賜，而蔡太宜人，在抗戰之前年，已病逝故里，余未盡奉養，此篇梓印，將永紀其恩。

付梓之議既定，乃開始發排，一校二校，以至三校，皆稅務局刊同人為助。然因其不無誤記之處，迭承李彭雨先生，金湯陳冰柳應圖朱志昭諸同仁之指正。

，悉加刪減，以免貽笑，經過三個月之久，方始殺青。篇首並蒙柏園部座寵序，封面承丁健翔兄篆寫，圖素承嚴義高實秋兩兄，惠賜資料，才得成此一帙之小冊，誠非易事，而中心感慕，永銘五內。在梓印之中，更承侯銘恩謝惠元郭建寅潘仰山林子畏趙耀東包星白呂鴻昌朱佩華熊幼翔楊學詩諸兄之爭購，於是茲篇勉可問世，諸兄長之厚意溫情，彌深細感。

財經人物之在吾國，雖非恆河沙數，亦有成百盈千之多，掛一漏萬，在所不免。尤其居住自由中國者，未曾悉予寫錄，深為歉媿，容俟再假二三年之時日，埋頭搜尋軼事續寫，以期續篇之再梓。所望海內賢達，不吝珠璣，惠予指教，即片玉零縑，亦當珍收，俾資成功，而酬夙願，嚶鳴之求，尚祈鑒之。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元旦朱揆初謹記。